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二目錄 外編

戶部一

理財

前言

往行

勸農

前言

往行 闕

賦役前

前言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二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㦸屑齋甫訂梓

戶部一

理財

前言

御史蘇瑛理財三要疏曰臣聞古今之言財者曰天地間只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而言理財者但有開其源節其流之二語職觀今天下之財以為在官耶則官之倉庫何如也以為在民耶則民之蓋藏何如也以為源未盡開耶則山澤舟車加派抽扣捐俸事例其絲分縷析無不備具者又何如也獨有節其流之一語似乎知之未能詳明行之每有逗漏而姑以錙銖毫末之嗇短者當之耳職見今之司計者眞如拙婦有米則炊無米則餓內外家衆隨餐索飯半飢則猶或能忍全餓則與執爨者為仇當此家計何如明告主翁將一家多寡有無之總數細細

權度於萬不可省之處議其常經向來豪奴悍婢慣作侵欺沉匿者不
憚勞怨痛究而追奪之而後家業可再振也職展轉思維條爲三要望
我皇上省覽卽賜施行所以修救於目前者不小矣一曰明示會計出
入之數以便相稽會計之有錄也進呈御覽則天下之入數與國家之
出數皇上必了然於胸中臣下不敢妄用不敢侵匿矣公示之諸司百
執事使之各就衙門經費中獻可替否補救可得而施也職請舉其大
概今夫戶部工部是天下財賦出入地也則完欠分發之數不可不使
人知也人知之則用者不濫求者不奢有奢與濫者可議其後也兵部
者取於戶部以爲各邊歲額又取於工部以爲戰守耗費說者曰邊額
雖亡遼費方巨獨不可使我皇上及在廷諸臣周知而熟計之乎班軍
入衛舊額十六萬是皆有行月二糧者也今班額僅萬而各處多題留
矣此二糧者戶兵二部尙派虛耶扣實耶昨者覆疏何未悉也光祿寺
掌上供燕享之需者也其歲額之盈縮廚役之虛掛可得而議也太僕
馬價之支消以何事何地何年何月遣買馬之數亦不宜沒沒也戶部

之咎倉米豈盡無陳積也陳者任其日腐日消新者乃差其不繼是司庾之守株也鼓鑄之必有出息若干亦不可不報也事例之分二部也但聞其爭三爭四爭六爭七而竟不知其所補於二部之經費者幾何也職即未習錢穀之算願使諸司百執事共爲陛下算計以庶幾於涓塵之助者舍會計之明示將焉之乎二曰斟酌本折緩急之實以省蠹冒職聞主父偃之言秦事也曰使天下飛芻輓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以古者豆區釜鍾之積計之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十九石之費致一石也其可致者僅一石則官不勝其缺乏而致之必以十九石之費則民不勝其愁苦官匱民窮馴致於亡亦惑矣我國家貢賦其水陸舟車之用大約有倍蓰者未必若是其甚然非身所親歷何從知之苟知之而忍不告之皇上乎職今奉差十庫而後知有至微至細之物被冒以不貲之費者比矣職見諸臣往往以十庫改折爲請而皇上概未之許也豈非以應用急需之故耶職謂諸臣不明開某緩某急一概而請之皇上惟未知或緩或急故一概而拒之職請爲皇上略舉緩急之目一

剖分也總天下外解之貨物其爲用之不可缺者若干或京師所不產之物即不改折可也抑或前日之積有餘則以一年折色一年本色相間而行如浙所請亦可也蓋我皇上於浙之織造以十四運准其爲十八運矣財本循環似亦宜在所許乎若以外解之費折色買於京商可以得其二倍之用何者其搬運水陸不至歸於烏有所謂不在官不在民者悉爲我用也又有過時則朽爛而不堪用及物粗價賤必數千里外運解以入是以百錢之費致一錢之用殆有甚於以三十鍾而致一石者矣職竊謂自顏料以下逐色估算俱令外解折色而令戶工二部領其買進之事每月朔望如光祿寺坐門之例又將前件貨物定四季通融之值使商人不得騖於貴而情於賤即商亦不稱厲也如是則內廷之所用原自不乏而無名之費轉爲有用矣蓋職嘗閱先朝故典如先臣周忱之爲戶部易水磨明盔以攙錫則一盔可作三盔之用陳爛牛皮以煑膠其新者又自足用是計臣之能權緩急者也職竊於今有望焉三曰速究侵欺虛冒之贓以塞漏卮職所謂節其流二字行之每

有逗漏者則擬於人家之豪奴悍婢慣作侵欺沉匿無有任勞任怨痛究而追奪之者也夫天下百姓之輸將亦惟是軍國是給至於外難日發干戈日尋我皇上且屢發帑以補助當此之時猶有人心者惟恨一錢不作十錢之用況於受天子明命籍國家寵靈征兵治器舉朝拭目而攘臂乾沒如某某三四輩旣以有限難繼之物力充其私囊復以延挨停閣之計較緩其查追臺省章疏言者舌敝抄者腕痛而彼且揚揚得意或畫錦優游職不知積釐積分之所抽扣萬水千山之所遞送扑膚敲骨之所誅求考成參罰之所勾割千軍萬馬恃此以戰守宮闕陵寢恃此以呵護四海九州恃此以綏靖而徒爲四臣窮奢極欲之資也且皇上以四臣之所冒爲少乎哉合其所出之數幾爲百萬以視太倉一歲之入足當四分之一矣卽諸臣以補助請于皇上者未敢一日以百萬請也奈何四臣之乾沒聽其日居月諸花銷沉閣也皇上若更有臣如數人者則不待外夷之侵內寇之鬨而天下已敝矣今夫李永方之叛逆也裂我疆土劉保之奸細也漏我軍機彼四臣者殆與叛逆奸

細相爲表裏故職所謂節其流之三字雖纖鉅不一恐無大於查追此贓者此所謂當急而不可緩者也不則何臣之不能盜又何臣之不敢爲盜也以上三端明白易見亦甚易行惟望皇上速勅當事如議而急行之則天下之財或可得而理餉或可得而充乎

往行

弘治七年鄭宗仁以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出路引若干下之郡邑每引令入粟四斗得至千萬餘石宗藩缺歲祿公奏以粟募人取鹽於河東運司正額外得鹽二十萬引與商易芻粟以給邊令民以歲租折銀以給宗藩人以爲便

勸農

前言

陳以勤疏曰農者天下之本穀者民之大命乃帝王之先務也我祖宗立極定制尤惓惓加意於此宣德成化間嘗命各省布政司增設參政一員所屬府州縣增設同知一員縣丞等官專治農事及預備倉糴穀

入賑濟著令詳明奈何法久玩弛從政者率視爲迂闊而不談百年以來水利大壞游惰成習田多汙萊數口之家室無餘蓄重以急征橫斂愈不堪命歲稍不登狼顧莫救弱者轉瘠溝壑積悍之衆奮臂起而爲盜方今之務亟宜責成各該巡撫令查原設參政有無俱各坐委一員仍以屯田水利僉事增其職掌共領農事府州縣除掌印外其佐貳官亦各查原設有無卽委定一員分理當無事時兩司官分行郡縣禁戢游民招徠流徙田地拋荒者募農開墾陂塘渠堰有侵沒湮塞者悉查出濬導使水潦得以決瀉旱乾得有瀦積及居農期則趣有司躬臨疆畔免其稽事平繇薄賦稍紓其力或有牛種不敷者官量給與以寓優恤補助之意如此則農夫日服其疇而逋逃者鮮矣

袁表曰周禮甸師掌王籍者也列于食官以見先王一飲食不忘敎也記曰天子祈穀于上帝親耕南郊以共粢盛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庶人終于畝此耕籍田以敎諸侯之敎成王之于農畝無不躬親其事詩人歌之一則曰曾孫來止二則曰曾孫來止成王之于民田猶

躬戾止況籍田乎內宰曰王后帥六宮生種稑之種而獻于王地官曰
歲時辦種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則躬耕籍田可知矣至漢文開
籍躬耕賜三輔穀種孝昭耕于鉤盾赤田晉武御木輅于洛北宋文班
州縣以備禮隋立啓夏之場唐開千畝之甸明皇以九推報九穀進耕
盡隴高宗以農器在樸素命撤雕文宋太宗改元肆赦眞宗令貢舉陪
與皆不過飾觀侈譽已耳豈眞有重農之心哉我太祖初即位即從御
史尋适請建壇定制以二年二月耕籍田享先農配以仁祖是年免南
畿山東山西北平河南田租次年復免南畿山東河南北平浙東田租
文皇帝定鼎燕都建壇如南畿敬皇帝耕籍還宮順天府率引上中下
等農夫十人服本等衣鞋執農家器具朝見賜布肅皇帝續定祈穀之
禮以仲春上戊祭社稷先農又令以籍田舊地撥壇丁耕種此列聖成
憲豈非萬世之令矩哉

往行

賦役前

前言

丘濬曰馬端臨有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由馬氏斯言觀之則是兩稅之法實得古人之意後世徒以陸贄之言而非之贄之言蓋不欲苟變當時之法故極言其法之弊耳臣竊以爲土地萬世而不變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爲難定稅以畝檢核爲易兩稅以資產爲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稅外別有徵求此其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法之後至今行之遂爲百世不易之制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爲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

費先度其數而賦于人也隨其田之寬狹取其稅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爲額也其額數則具於黃籍總於戶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設兩稅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惟逐戶編爲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年分官司有所營爲隨時起集傭倩事已卽休所謂絹布之調無有也不役之絹無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額百世而不虧吏不能以爲姦民不至於重困陸贄所謂其取法也遠其主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患也周此六言者我祖宗取民之制眞足以當之矣彼租庸調法烏可與同日語哉

又曰呂氏春秋竭澤而漁豈不得魚明年無魚李渤所謂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其說蓋本諸此蓋以取稅於民如取魚於澤也澤必養魚必常有所養斯常有所生苟取其目前竭其所養之所空其所生之物則一取盡矣後何所繼乎第司計之臣仰屋而嘆若燃眉督逋之令戴星而馳如束濕任催科者輸將一不中程則譴謫隨之彼自惜且不暇而暇

惜民乎故雖涓滴不潴片鱗不產又何問焉後世取民大率似此而攤稅之害尤毒非徒一竭而已且將竭之至再至三而無已焉不至水涸枯而魚種絕不止也何則中人一家之產僅足以供一戶之稅遇有水旱疾癘不免舉貸補欠況使代他人倍出乎試以一里論之一里百戶一歲之中一戶惟出一戶稅可也假令今年逃二十戶乃以二十戶稅攤於八十戶中是四戶而出五戶稅也明年逃三十戶又以三十戶稅攤於七十戶中是五戶而出七戶稅也又明年逃五十戶又以五十戶稅攤於五十戶中是一戶而出二戶稅也逃而去者遺下之數日增存而居者攤與之數日積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歲加於一歲積久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但民不可以爲生而國亦不可以爲國矣爲今之計奈何曰李劼謂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雖去而產則存宜斟酌具爲常法每歲十月以後詔布政司委官一員於所分守之地親臨州縣俾官吏里胥各具本縣本里民數逃出開除者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其民雖逃其產安在明白詳悉開具即所收以補

所除究其產以求其稅若人果散亡產無踪跡具開覆實除免如李勑所言絕攤逃之弊如此則民生既安國用亦足矣

李承勛曰州縣夏秋稅糧開倉收受各有定期起運存留各有定數本邑折收加耗災免之類各有定法夫何近年以來上下各官留心國計者名爲俗吏用心勞而反得謗趨事奉承者稱爲識時自處逸而獲美稱此各官鮮肯着實幹事每歲正當冬月收成之後州縣多以會計不定不出由票示民知會細民辦糧交納上司輒將州縣正佐管糧等官或委勘事或因遠遊無人監收多致耗費來年三月以後軍船已至水次司府管糧官員方下州縣比較嚴刑逼迫窮民去歲所收已空今歲農功又誤或有本色而責其銀只得半價求售或有銀而責本色未免稱貸取盈此後時之弊也如每歲七月以前布政司會計停當明示下司依時收納十月至十二月終止州縣正官管糧官不許上司差委以汸監收災傷錫免務民沾實惠而無赤放白收之謠守巡各官無蹈往轍於收糧東作之際舟輿銜尾既往復來如風如狂以私謁撫按而費

其夫馬則後時之弊可革也又糧里人戶各有善弱各有豪強糧里豪強則以善弱人戶為食啖加增每過於正額糧里善弱畏刁惡人戶如虎狼縱使拖欠寧鬻產代賠而不敢及門上司按臨糧里之豪強者無人敢言而反為能善弱者人易誣執而反受屈惡者愈肆而弱者愈苦此勸懲顛倒之弊苟能不避嫌疑虛心推究則此弊可革矣二弊果革則小民及時完納而東作無妨糧里不致追賠而身家可保完糧之策莫先於此何謂便轉輸以甦民困國家稅糧多仰給東南糧長之設責在收納蘇湖等處糧長所管稅糧既多解納雜費尤甚州縣不才官以糧長為囊橐上司過刻官視糧長為寇讎兌軍之類每石大略包賠七八斗者有之起運白糧每石包賠二三石者有之各衙門黑豆之類每石不過值銀三四錢而他費幾至一兩者有之家有千金之產當糧長一年有即為乞丐者矣家有壯丁十餘當糧長一年有即為絕戶者矣以致民避糧長之役過於謫戍官府無如之何或有每歲一換之例或為數十家朋當之條但破一家數歲則沿鄉無不破家矣糧長之家既

破國課何由可完數十年以來各縣逋負動數十萬多由於此

萬鏜疏曰洪武中赦書覃恩非一而蠲賦居多有將本年稅糧於正月蠲之者有將明年稅糧於隔歲蠲之者蓋我聖祖起自閭閻洞燭民隱故不赦拖欠於已往而特免徵收於將來也何則夏稅秋糧與凡歲派額辦官府之程督有期公役之催徵甚急小民無勢欲拖欠而不能良民惜身畏拖欠而不敢拖欠者類多豪強大戶今若赦免之是姦頑偏蒙實惠貧民徒受虛名起不均之怨長效尤之風其蠹治尤甚者經收之人乘此作弊將已徵揑稱拖欠任意侵欺而貪污官吏又或交通為奸剝生靈之膏脂歸私家之囊橐雖有嚴明上司悉心查考欲質之於薄書而改匿符揑巧僞百端薄書不可盡憑也欲審之於納戶而人衆難齊或病拘擾納戶不能盡審也故昔人指赦為偏枯之物非赦之過也乃議之未審也臣昔備員京府首承登極赦書躬悉前弊每為浩歎幸而赦中有將已徵在官錢糧准作本戶以後年分該納之數臣彼時多方計處稍中事宜然終不若洪武年間先期預赦簡要易行恭聞前

星發祥大賚伊邇伏望皇上以聖祖爲法勅下該部將來年實徵稅糧并一應派辦錢物料價等項斟酌分數預詔蠲除務度可行毋致中改則小戶良民均沾惠澤大公至當無復偏枯其以前拖欠照舊徵解使已納者奸人無由以侵欺未納者豪頑不得以幸免官司省檢勘之煩民戶免拘審之擾善之善者也

萬鏜曰國家取民之制不出於賦役賦之等則必稽於丁糧故每年一次審編均徭文冊計算地畝人丁無論家貲生理因其富貧分爲三等九則酌量輕重派以銀差力差條約法禁非不嚴明然而有治人無治法其如良有司之難得何哉往年均徭造冊到府者十無二三四類多襲舊循訛或有乘機作弊賦役不均因而缺誤小民怨訴無憑處分雖云遭時勢之難實亦乏循良之吏又惟均者公平如一之謂在縣不止以里論而當均於一縣在州不止以縣論而當均於一州在府則所均當益廣矣考之往年卷冊州縣有里數相同而編差之多寡不同地丁等則相同而出銀之多寡不同差役名色相同而貼丁之多寡不同紛錯

百出難以悉陳其間偏重者縱不能移之他處獨不可均之一府耶此非任得其人而權可通融者不能也及查均徭期限每年秋收既畢即當審編編定文冊該於十二月前送府新舊人戶該於正月初接役前此州縣先後任情殊乖畫一亦當預行戒約庶不漫令改期也

仲選疏曰祖宗盛世民戶計一千六十五萬有奇而民口六倍其數當時差派不煩徭役不重催科不擾爲守令者又皆寬厚平恕之吏是故庶民得安災變不作自正德以來流亡頗甚且以南直隸一方論之始遭流賊之變民之死者什二繼以水旱疾疫之災民之死者什五加之權奸煽毒酷吏肆威死者不生散者不聚十室九空蒿萊滿目較之前日民數不及者已大半矣而差派如故不惟如故而又增之催科日煩無有寧日爲吾民者大家怨咨小家巷泣殘酷之吏日新月盛此災變之所以頻仍也臣等伏願皇上體上天仁愛之心悼下民流亡之苦乞勅該部行各省地方會計民數如百里者撮爲六七十里如五六十里者撮爲三四十里量其里分審派徭役盡刷貪殘暴酷之徒而求寬厚

平恕之吏以休養之一切不急之征暫且停止待其稍稍振起然後徐
復其故則民生少遂民困少蘇而天意可回矣
潘季馴疏曰廣東素以饒庶爲名而徧觀閭閻之間荒涼特甚烽火之
報無日無聞所至之處卽召父老而問其故俱云東粤僻在嶺表舊俗
淳龐黎庶樂業正賦罕逋負之積供應鮮誅求之苦以是盜賊不作海
邦奠安奈何近年以來法網疎闊人緣爲奸牧民者視嶺海爲珍寶之
方而大纘谿壑爲民者仰九重在霄漢之上而控訴無門倣效成風日
甚一日其他弊端不可枚舉至如里甲供應一節民甚不堪每州縣里
長出役之時官取拜見銀四五十兩少亦不下二三十兩正佐首領各
有等差吏書門皂亦有分例卻又分派日辰輪流供應買辦下程陳設
酒席與交際禮儀各衙油燭六房紙劄差人盤纏之類月費不下數百
金然里長不能自辦勢必派之甲首指一科十緣甲及乙故以官府一
事一物之供而害已徧於通邑之民矣傾貲賣產鬻子典妻以免箠楚
之苦且於輪當之日則闔里之人盡皆出郭拋家失業其苦又有不可

言者坐是官囊充裕民膏鍘鑠有化而爲盜者大半矣廣東舊有均平之議皆係徵銀在官支辦止緣官吏寢閣不行以致私役里甲恐原議未當勢難遵行通將一應公費廣集博訪細加參酌某處衝繁某處簡僻某件可因某件可革某件闕略未備應該作何區處逐一查議停當開立款目規則定以畫一之規必得官民兩便經久可行之法備加體訪有指辦下程一副而派銀五十兩如河源縣者有皂隸私畜馬一匹一站索銀一兩二錢如海陽縣者有雇皂隸迎送一次每名索銀三兩二錢如長樂縣陽江等縣者有將里長分爲上中下戶上戶索銀八百中戶六百下戶一百如潮陽縣者其他瑣屑不可枚舉較諸父老所言尤爲酷烈今新議均平銀兩大約加舊一倍因其地之衝僻以爲用之繁簡因其用之繁簡以爲銀之多寡或以縣小而衝也則量派他縣以助之或以他縣之力不能助也則處別稅以補之酌以丁石防不均也給以由帖防重科也審編有期追徵有限預月以防匱也夫馬有額下程有式樹準以防濫也一曰歲辦蓋每歲必用之常也二曰額辦蓋二

年三年或四年五年一用之數也三曰雜辦蓋取用無常備預以待不時之需者也如此而猶恐有無名之費紙筆所難載者則多貯雜用銀兩以備之如此而猶恐搜剔太過法易變也則免其查盤止聽該道之較覈稽考已定悉行照冊徵銀在官大事則令該吏領銀買辦小事則令老人領銀買辦擔運之力助以皂壯里長止令在官勾攝公務催辦錢糧甲首悉放歸農於數爲詳於用爲裕而於民爲逸以一歲計之全廣可省民財二十有餘萬矣

張公汝弼曰長洲民楊芳景泰中嘗以十事上巡撫鄒都御史其均稅額以爲古者井田養民而秦廢之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十一之稅後三十而稅一晉隆和畝收二升五季錢氏以兩浙畝三升宋王方贄均兩浙田畝一斗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畝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田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畝三升三合五勺蘇淞後因籍沒依私租額起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蘇原糧三十六萬後至百萬今二百七十餘萬矣

林俊曰京師者天下之本而畿甸者又京師之輔也畿甸之民安則天下之民舉安歷觀前代之主無不以京師爲重者我太祖高皇帝以應天等處爲興王之地特將夏稅不時全免太宗文皇帝建都北平恪守成憲撫綏畿甸安戢人民列聖相承益隆無替夫何正德元年來奸滑無籍之徒多將畿內逋逃民田投獻左右近倖之人奏爲皇莊管莊內臣又憑城狐社鼠之勢而收租官校卽係設謀投獻之人出入往來肆行無禁千方百計巧取横征小民無所措手有司莫敢誰何而皇親駙馬功臣人等莊田亦皆散布其間乘機侵奪借勢混賴往往有之查勘過順天等府地方各項莊田地土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二十八畝退斷侵占過民地共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二十八畝數十年來勢家豪戶隱占之地一朝始得清明數千里內小民流離困踣之苦一旦少得甦息夫農桑者天下之本土地者民食之源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衣食足而民無所困苦故周官太宰以九職授萬民而首曰三農大司徒頒職事于邦國都鄙以登萬民而一曰稼穡自秦

人廢井田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穀祿不平歷代以還英君賢佐凡有志於仁民愛物者莫不隨時漸爲之制如限田之議均田之法口分世業之制要皆良法美意而一時人賴其慶至今猶可稱述我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檢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且有定額乃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地任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至我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荒墾田從輕起科實於祖宗之法略有背戾至景皇帝尋亦追復洪武舊例再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知祖宗制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爲無糧地土一概占爲己有由是公私莊田踰鄉跨邑小民恆產歲朘月削至於本等原額徵糧養馬產鹽入站之地一例混奪產業既失糧稅猶存徭役苦於並充糧草困於重出飢寒愁苦日益無聊展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強梁者起而爲賊盜柔善者轉死於溝壑其巧黠者則

或投充勢家莊頭家人名目資其勢以轉爲良善之害或詐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籍脫差徭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蹙民命脈竭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今查得各宮莊田祖宗以來未之有也惟天順八年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太監吉祥抄沒地一處撥爲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一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立莊今次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頃此則宮闈莊田之始而數十年間侵占之數過於原額已十倍也舉此一處其他可知至成化年間惟增寶坻縣王浦營莊田一處原係會州衛草塲弘治年間止增豐潤新城雄縣莊田三處至弘治十八年十月乃孝廟升遐之後先帝踐祚之初一月之間建立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石瀴營皇莊曰六莊里屯皇莊曰土城皇莊自此之後設立漸多而皇莊之名始著其在昌平州則有蘇家口皇莊在三河縣則有白塔皇莊在眞定府寧晉縣則有鋪頭村皇莊大劉村皇莊在平陸縣則有大灰窰皇莊在新河縣則有俫

汪莊皇莊在南宮縣則有南莊村皇莊此皆正德元年之新設也又東安縣則有南葛里皇莊寶坻縣則有李子沽皇莊通州則有神樹皇莊武清縣則有灰蝸口皇莊靜海縣則有四當口皇莊此皆正德二年之所設也至正德四年則立大興縣三里河皇莊二處正德五年則立六里屯皇莊一處正德七年則立武清縣尹兒灣大直沽皇莊二處正德八年則立昌平州樓子村皇莊靜海衛河兩岸皇莊青縣孫兒莊皇莊保定府安州驌馬廟皇莊淸苑縣閻莊社皇莊正德九年則又立安肅縣龍花社皇莊數年之間設立皇莊如此之夥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隨之名下每處動至三四十人其初管莊人員出入及裝運租稅俱是自備車輛夫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來權奸用事朝政大壞於是有符驗之請關文之給經過州縣有廩餼之供有車輛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言語不能盡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則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則駕搭橋梁則擅

立關隘則出給票帖則私刻關防凡民間撑駕舟車放牧牛馬採捕魚蝦螺蚌莞蒲之利靡不括取而相隣地土則展轉移築封堆包打界至見畝徵銀夲土豪猾之民投爲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爲虐多方括尅獲利不貲輸宮闈者曾無十之一二而私入囊橐者蓋不啻十八九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削無餘由是人民逃竄而戶口消耗里分減併而糧差愈難卒致輦轂之下生理寡遂閭閻之間貧苦刻骨道路嗟怨邑里蕭條向使此弊不革將見數十年後人民離散土地日蹙盜賊蜂起奸雄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爲國此可爲太息流涕者也且自古人君未嘗有此漢宣帝嘗以池臺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元帝嘗以公田及苑賑業貧民未聞占民地土以爲皇莊也且皇之一字加於帝后之上爲至尊莫大之稱令奸佞之徒假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皇莊假之以罔求市利則名其店曰皇店又其甚者假之以阻壞鹽法則以所販之鹽名爲皇鹽卽此三者足以傳笑天下貽譏後世乞敕該部查照勘報文册將在京附郭大興縣地方各宮莊田原不係占奪民田不滿數十頃

者請一切改爲各宮親蠶廠公桑園等項名額令有司種植桑柘以備
宮中蠶事皇后躬履勤儉以率天下而親蠶之禮實爲我朝百年缺典
勅禮部詳具皇后親蠶儀以進待明年季春之月擇日舉行其餘一應
莊田遠在各府州縣動以千百頃計者一切弛以利民或勒歸戶部造
入版籍令民照舊輸納以爲在官地土不必更屬宮闈榜示中外盡削
皇莊及各宮莊田之名一洗累朝之弊萬一以爲宮中常年供用不能
頓缺乞著爲定例令戶部每歲進納上供銀兩若干分進各宮以充支
用又查得洪武初年公侯駙馬伯祿米皆給官田令量原定官糧私租
之數依主佃分數收取至洪武二十五年令公侯伯皆給祿米論功定
數舊賜田土還官竊謂洪武初年乃聖祖甫定天下干戈百戰之後海
內人民喪亡略盡土地有餘彼時封爲公侯伯者又皆一時翼運佐命
元臣比今之戚畹恩澤封拜者萬萬不同況以有餘之地賜有功之臣
其在聖祖宜乎析土襄以施恩賚亦無不給胡乃給祿之後而原賜田
土急令還官誠以土地乃農業所資實爲國家之大本而仁君所賴以

爲國者也盖古之有田祿者各食其田之所出以爲世祿今旣官給之祿奈何又與之田是重出則過制矣此聖祖之意也然功臣之中勲勞大者至今仍有莊田不過數家管業已定侵占亦少惟是近年以來皇親侯伯憑藉寵暱奏討無厭而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土地多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淸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如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進討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如指揮僉事沈傅吳讓受奸民馮仲明等投獻進討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以致被害之民搆訟經年流離失所宜據報勘文冊通融數目多寡爲中制量給養贍其過多者一切裁損以還之官要使恩澤適均將來可繼不然國家萬萬年無疆之緒皇親駙馬日見增加彼此援例爭相希恩必須各滿其願雖盡割畿甸之田有所不給又訪得山東河南等處奏例開墾之地亦多近年以來亦有奸猾之徒往往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其勢與畿甸之弊大抵相合仍行撫按衙門一體差官查明再乞通行天下

今後再有奸民田產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占奪田地至百頃以上者處以極刑全家移出化外則法重而人不敢犯矣

李堂曰國家賦稅視古什一爲輕足爲萬世成法推近世無名之費不藝之征出於經常額外者日倍日增不啻倍蓰耳且稅糧絲絹金銀倉庫之額徵有常矣而宥免寬減詔旨頻仍加之所入不償所出窮流而竭其源非國計之當憂哉且國用所匱者不一王府祿米也軍職俸糧也額外設官也勇士旗校之乞恩傳奉陞職也此數者委之無可奈何久矣然有尚可爲而不爲者夫災傷蠲免矣而冒克者不罪逋逃蠲除矣而侵收者自如盜欺成獄矣而戍遣者即回庫藏查盤矣而捆載者獲免開中爲市易之利漕運爲官債之網盤糧者指廒爲數盜草者發火爲奸而鹽課則私販奏討利盡尾閭矣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大抵明罰勑法所以行保國惠民之政也今以滿貫死罪悉從雜犯收贖豈祖宗制律懲奸之本意哉昔王介甫以理財爲君子所譏蘇明允著權書爲時相所非非孰肯盡言以甘罪歟

王鳳詔曰方今災變相仍百姓不安陛下勅守令官修舉職業臣竊惟職業之大者莫如農事而已故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周漢重農享國最久此明驗也我國家設營田使又添設勸農參政水利僉事等官著之憲綱一責成於郡縣正官其法良矣奈何行之既久人心玩愒從政者笑其鄙言事者諱其迂以致農政不修而生民之困敝至於今極矣變而通之此其時乎臣願陛下詔設農官各布政司額內專任參政總管勸農兼修水利府州縣親民正官亦各以勸農繫銜問有克修農職民安其政者雖長子孫勿易於是久任之道寓焉璽書褒美增秩賜金須公卿則簡之郡守缺臺郎則縣令入補於是外重之勢舉焉外重則久任者安於圖治而無苟簡因循之政矣又詔有司議閑力田之科農民中有務盡地力應條格者次第保明申奏量與推恩其不能者申明國初事例加以刑罰如此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刑措於俗美兵強於食足而無水旱盜賊之憂矣

何孟春曰元李存義役謠云八郡安仁最下郡易水易旱生理無奉公

往役名主首半是摘蒻擔柴夫或因苗麥僅升斗遂忝殿實元空虛千中得一稱上戶土赤脣當辰砂朱五更飯罷走晝卯水潦載道歸來晡天下未平諸鎮碎每以附近先供需課茶榷酒率陪備所取鹽米何錙銖逃糧逃金不待論職田子粒尤難輸公家督促過星火惟聽捶撻生虫蛆幾年辛苦埋容蟻一界了畢鍋游魚問逢賢宰相憐恤蘇息無術空嗟吁省符郡帖一朝下義遂得許從鄉閭徐君更是好義者率以公正人爭趨同時共事數君子但有贊協無吝躇出多出少由厚薄若小若大皆懽輸支吾綴廣非獨力傾助能幾咸安居移東走西幸免矣那上攢下歸誰與不聞嚎突到雞狗但覺和睦安犁鋤願依此舉更堅久美事無以三年拘春茲錄之告諸郡下都其獨安仁乎李存義謠謠不誣義役之役幸可圖古人事是今人模

羅一峯先生與府縣言上中戶書曰倫嘗聞諸程子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王荊公行青苗門人故舊遺書邵子欲投劾去邵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去何益也仁者用心固如是乎

倫素性剛褊好論世事自臥病山中杜門卻掃凡有干謁非獨公事至於文字若非其人皆拒之而不答也乃今而有言焉何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朱子凡民有患難勢可言于官則爲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吾邑之民困於苛斂其患甚矣予無力以救之惡得已於言耶古之征者三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今日有秋糧之征有夏稅之征有上中戶之徵用其五用其六矣欲民之不流離而去爲盜也難矣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于此也諸征姑勿論以上中戶言之吾幼時猶未有也祖宗之時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也作俑者何人乎始者耆闆諸人云合縣二千六百名掾則曰一千四百八十名吁何其多也一里或一二名今一里有十數名者一家有兩三名者一郡有百十名詢之旁縣無如是之多也徵諸往時無如是之多也度諸事勢亦無如是之多也吾鄉八九兩都素號重難永樂以來雜役悉免今不下二百名矣所征人戶逃絕者有之軍匠者有之秀才者有之鰥寡孤獨者有之欲憑元報以盡征之可乎若曰戶有虛絕田無遊亡此可施之於經

界既正之時不可施之於賦藝之日何也民田畝數升官田畝數斗甲人戶原佃官田官署之衣食不給横豪之剝削無已官府之徵求無藝乃以官作民竊于他主田居富屋粮坐下戶況里書作弊飛派詭寄一區虛粮有至數百石者一里有至數十石者一家有至數石者欲執粮以定征可乎吾見多矣凡有科差吏胥舞文里老受託以上爲下以下爲上田連阡陌者諸科不與室如懸磬者無差不至可痛也可悲也今所征人戶賣屋者有矣賣田者有矣賣牛者有矣賣子女者有矣脫婦人之簪珥者有矣敲朴之下何求不足寃號之聲上徹于天人事既乖天道不順苦雨連月米珠薪桂官吏里胥旁午鄉曲雞犬不寧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于此也若求賍於糧里賍虛糧已賍鹽糧又賍中戶破如是其多也民有所不堪矣然則何爲而可也吾聞紙價數萬四十六縣出之一縣一千矣縣加五百則六萬矣吾縣以一千五百爲率除已征若干尚欠若干未征若干其逃亡死絕軍戶生員貧難下戶悉應蠲免外其餘人戶多則朋合少則獨征足一千五百之數則已矣事雖縣

度其損益又在執事裁之也主於不傷吾仁民之心而已若據元甲之數務求取盈以媚上司之意而失下民之望恐仁者之用心不如是獨執事未知其情耳使知之也其有不從乎或曰其如上司何予應之曰公卿大臣其天人耶抑生於人間耶方其困於閭閻游於學校擊節伊周高談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得行其道其不能爲吾民之福乎民者邦之本也財者民之命也傷其財則傷其命傷其命則傷其本矣朝廷建官分職所以固其本也諸公其肯傷邦家之本而不能爲吾民之福乎鄭俠布衣也見民苦于新法爲流民圖以進況名在從臣之列者正當披肝瀝膽以與百姓請命諸公宜無不從者信筆據書不覺滿紙

桂萼疏曰臣按戶部正賦之外禮工等部派辦物料如蘇松浙江等處地方以丁田科派者雖甚艱難尚有所據如江西湖廣等處止論里甲科派其有錢糧近上人戶類有役占反不與焉所以窮民逃竄閭里皆空故臣治丹徒時嘗爲之區畫凡官中無礙餘銀悉以起解而不肯科派於民逃民始歸鄉官御史王濟謂臣曰里甲官銀民出舊矣子何苦

如此臣曰子爲鄉士大夫所往還者皆優免人戶所以充補優免者率顛連無告之窮民耳非知縣不知此苦也是年谿縣官銀不下萬有餘兩鑑治武康後至成安里甲官銀盡除逃民歸農閭里漸實而差役有歸矣所謂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之明驗也然凡此必得其人乃能行之欲天下莫不行此則非畫爲定法不可守也臣考正統年間工部侍郎周忱於蘇松地方立有定法至今不易蓋以一切差銀不分有無役占隨田徵收而里甲科派無復充補優免人戶之累今若申明通行無不可者也臣嘗建言請減天下民壯之身錢追天下貪官之贓物以資前項官銀者正以其法尚未立故不得已爲救時之急若前法一定則亦不出一二年天下逃民皆樂歸原籍而勤趨農桑之事矣

又曰祖宗朝北方民少地多遷山陝等處無田之民分屯其地故又以屯分里甲當時屯民新地頃畝甚狹社民田地頃畝甚廣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此北方之民所甚怨於不均者也南方之糧有輕則重則之殊天下之民任土作貢宜其科則如一特以歷朝因革事體

不同故田土雖同而科則甚異又以天下各州縣皆有抄沒之產當時追收抄沒籍册即因民間所收客作田租爲租謂之官糧轉賣多年無復辨驗致重糧人戶盡逃獨累里甲包納此南方之民所甚怨於不均者也臣治湖州府武康縣時嘗查成化年間奏行田糧事例官爲一則民爲一則申府已而該府七州縣通行奏准民甚便之至今蘇松常鎭杭嘉六府州縣莫不欲取法於湖州府者臣治直隸成安縣時嘗查奏行事例將屯社之地均量頃畝一其科差行之一縣而該府八縣莫不效之至今北直隸河南山東附近各州縣又莫不欲取法於廣平府者然而終莫能使之盡如兩縣者南北各郡皆有官豪之家欲得獨享廣社之地不肯爲狹地屯民分糧南方官豪之家欲得獨出輕則之田糧不肯爲重則里甲均苦所以一遇有志州縣正官必欲通行均則量地勢家卽上下夤緣多方排阻故民怨無時可息也

陳繹曰小荀子謂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盜況尺乎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于野也則爲私者寡矣信斯言也豈盡野分井古之田雖尺

寸不可盜耶盜跖不能盜田尺寸而今之盜者豈特尋丈之間而已或黍禾積於倉而升勺之稅不登于官也非盜土田哉又豈必盜跖哉

王得春疏曰新詔款開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欲加意節省以免徵收之煩又欲差風力科道官清查以稽侵漁之弊累年積蠹一旦振刷此眞盛世之象也臣以爲積弊固在於清查而善治莫先於法祖嘗聞成化以前運糧解戶上納白糧及各物料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驗收運送內府糧長解戶不與內臣等見面故軍校不得勒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亦不致虧害及弘治以後部官避嫌各款糧料不肯驗收俱令小民運送內府以故內官軍校視彼爲奇貨多方刁掯百計需求有白糧一石加至二三石乃能上納各項物料倍出三四百兩始得批迴解糧之人費踰常數不得不稱貸倍納輕則蕩產重則喪身雖有禁例誰敢與內臣抗衡雖欲號訴無由向九重上達其困抑苦楚之狀不可勝言斯民一蒙是役殆將與死爲隣矣且積習旣久盤結已深彼視魚肉乎民若秦越也而司國計者獨忍其阽於危亡而不爲拯援之哉臣請敕

下該部查照成化年間事例將承運庫及各監各局等衙門凡係上供錢糧添設科道官各一員或將巡視光祿寺十庫科道就便兼攝如遇糧長解糧料至京者徑赴該部與科道官處投文掛號聽候委官會同驗收運送內府收貯各該內臣止許驗鎖鑰紀出納並不得與民見面肆行索詐仍每月終科道官將一月內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各數目查算明白備造揭帖進呈御覽庶乎奸弊可祛財力可省而祖宗之法度可復更始之治功可成矣皇上大奮乾剛毅然獨斷恐令未下而阻撓之計百出則雖有良法美意其何以行之哉

隆慶元年戶部覆巡撫林潤疏改折二事謂各省糧額俱以夏稅秋糧馬草爲正賦差徭增編爲雜派唯是蘇松諸郡不分正雜而混徵之名曰平米其中如馬役料價義役原非戶部之加增如輕齎脚米戶口鹽鈔亦非糧額之正數雜派漸多常賦反累誠有如潤所言者宜令逐項清查舊額所增之數通行造冊送部以憑裁減至於兩京各衙門俸銀改折之議則當斟酌輕重事難盡從蓋南京水陸四通米穀饒裕便於

改折若一概施之北地有如運道告阻內鮮蓄聚緩急之際何以爲謀
請將南京各衙門官吏人等月糧及嘉靖四十年以前積欠京儲盡行
改折每石七錢在北者量折十分之二每石一兩若米貴仍復本色
隆慶四年巡撫保定朱大器條陳田賦五事祖宗時糧有定額當全徵
也近年務爲姑息遂謂完及八分者官得轉遷是每歲卽無災侵輒自
蠲二分矣卽二分之數而類計之一郡千計十郡萬計積而上之可知
也弊一糧有定數當完解也近年創爲截解之法官吏籍已完者以徼
虛聲奸民視後納者以爲得計所解者少所負者多每以糧長之侵欺
吏胥之漁獵其弊不可勝窮矣弊二國家存留糧米係宗藩所在則抵
補祿米無宗藩則數多餘羨今之官府率以不急視之勾管無專官歲
會無定法祇以爲奸民之利而已弊三官必任事而後食祿軍必在伍
而後支餉此定制也今官有遷代軍有逃亡而俸廩未聞扣減則必有
侵冒者矣弊四屯田在邊鄙則多拋荒在腹裏則多欺隱地與糧俱失
舊額久矣議者不察乃爲兌支之說夫官爲收支其權猶在上也若聽

其私兌則地畝之埋沒數目之虛報者曷從稽考弊五以上五弊皆今日所當釐正者而大要在委用得人乞如印馬御史兼管屯田之例責令管馬通判或清軍同知兼理其務而以責全徵革截解二事委之州縣正官則不必尅剝於民而自可利益於國矣部覆詔如議

隆慶六年南京河南道御史陳堂奏言國制十年大造黃冊凡戶口田賦事役新舊登耗之數無不備載所以重國本而存故實也今沿襲弊套取應虛文奸吏得以挪移豪強因之影射其弊不可勝窮臣嘗詢之蓋有司徵錢糧編徭役者爲一冊名曰白冊而此解後湖之黃冊又一冊也有司但以白冊爲重其於黃冊唯付之里胥任其增減凡錢糧之完欠差役之重輕戶口之消長名實相懸曾不得其彷彿即解去後湖而清查者以爲不謬於舊冊斯已矣臣竊謂欲理圖籍必嚴綜覈必事責成夫書算豪猾類非守令之法能制也頃蘇松常鎮添設督糧參政一員請賜之敕責令兼理黃冊事務凡人丁事產悉照白冊攢造其欺隱脫漏者照例問遣駁回者依限完報田至十萬畝以上者倣古限田

之法量爲裁抑如勢要阻撓有司阿縱聽撫按官參奏册籍清而賦役
可均部覆詔如議
張岳疏曰國朝設立里甲本爲小民力役之征向苦貪官虐吏不任誅
求更立條編以休息之且條編之法便於富戶而不便於細民便於市
井通衢逐末之輩而不便於窮鄉僻邑之穡夫況上下交征惟白金折
色而布帛菽粟終歲勤劬者委棄而不知恤貪污蠹賊利其囊橐之便
而憚於更革吮膏血而莫之顧民之荼毒視里甲又十倍之臣以爲此
法不更貪風必不可息民日窮而盜日起矣此征役之所當亟議者也
張居正與□□□書曰條鞭之法有極言其便者有極言其不便者有
言利害半者僕思政以人舉法貴宜民執此例彼俱非通論故近擬旨
云果宜於此任從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強行朝廷之意但欲愛養元元
使之省便耳未嘗爲一切之法以困民也若如公言徒便於士大夫而
害於小民是豈上所以恤下厚民者乎公旣灼知其不便自宜告於撫
按當事者遵奉近旨罷之又曰條鞭之法近亦有稱其不便者然僕以

爲行法在人又貴因地此法在南方頗便旣與民宜因之可也但須得良有司行之耳

又與□□□書曰孔子爲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禮義生于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朘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爲逋負淵藪以成兼併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僕竊以爲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于姑息之政倚法爲私割上肥己卽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粮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己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奸所以砭姑息之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攘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敎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爲相由求佐之恐無以踰此矣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亡

爲亂凡此皆奸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惑愚昧之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亂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併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爲侵欺隱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吾非之所施者奸人也非良民也清影占則小民免包賠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得以安其田里如是民且將戶而祝之何以逃亡爲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爲此言者皆奸人鼓說以搖上者也

王文肅公與太倉州守書曰老親比以圖造田冊將敞戶虛推各圖田數送台下此實爲身家遠慮非避厚產而飾清名也聞臺下頗爲家人私買要行庇護以全區區主僕之私父母之爲子民其委曲甚厚至此豈不知感但老親連日查通戶實數前田委其別戶虛推亦不聞有承領家人即使有之家人私自置田收利不關主人主人免予坐罪入官足矣而又使掛籍官戶累窮民代爲當差於情理安乎夫向來鄉宦閒有詭寄人田而不聞有不認己田者此台下之所疑愚父子之非人情

而處分未決也然版籍重事不敢多順德意市恩閭里敢輒此再布腹心若不信願將前田盡數入官以明此心惟高明留聽幸甚

王文肅公與喬聚所御史書曰歲荒民急漕事難處有百倍于往者豈可更拘常法責備也僕適亦有聞所謂大戶無米小民匿租乃目前有司切膚之累而有司但知急責大戶不知其爲小戶之毋低昂一不得平而官民俱困矣

申公時行曰優免一事近來見行皆宋陽山所定彼時亦謂蘇松賦重論糧即所免幾故爲調停之法其中又有京官外官之分即如外官三品所免丁田銀不及三兩京官三品不及六兩爲士大夫者捐此以與貧民亦何不可之有哉顧吳中舉監生員甚多此輩驟聞新例或有紛紛之說耳然地方利害不在優免之多寡而在傜役之重輕若有司得人供應節約無加派重編之苦則受賜已多乃不深思其源而欲爭錙銖之末亦可謂不達矣大抵事求當理法在持平若人情國體之所安雖巷議心非而何害但吳中士夫向來皆有役銀亦照糧出辦今優免

既少則此項似爲重徵倘蠲之以塞衆望或亦通融之術也

又答鄧巡按曰收頭大戶里中舖行等弊皆行釐革桑梓之邦受賜無量鄙劣何能復贊一詞其蠲免錢糧一節鄙意欲嚴于官家大戶而寬于小民第以議論不同不敢輒有軒輊誠如明論淸查分數以完過多寡爲則庶事體人情兩得其平矣數年以來災困頻仍催徵迫促閭閻愁苦庫藏空虛一二年間稍稱豐稔而米價甚賤率米三石易銀一兩而折銀舊則難以減輕農民仍苦輸賦以是未得蘇息耳今欲講求平糴之法則公帑無餘資可以那借如何如何僕嘗深思以爲今都城中公費大抵取之稅契銀兩卽以徹府論民間田宅買賣何日無之惟是隱漏不報無從查覈誠設法句稽使契無漏稅一歲所得當亦不貲卽以其銀糴買米穀貯之公庾一時可以平價不致太賤將來遇有荒歉減價而糶不至騰踴亦一策也公祖倘以爲可與撫院商之何如但隱稅積弊有年一旦搜求不無煩擾或令人自首者免半遠年易主者不追止以見在管業爲準而小民之家田不及半頃房不及半間者皆勿

稅斯亦不至於擾也

又曰今之東南困斂極矣議者徒以賦額之重供億之煩甲于天下而不知閭閻之蕭條財力之殫竭百倍于曩時即如頭歲虫荒水災民不堪命弱者溝壑強者鋌挺向非聖明加意蠲恤兩院累疏控籲則數郡之民不知死所矣故鄙意以爲今日救時急務要在休養生息之意多而鉤鉏搏擊之事少庶可以保固根本振起瘡痍其他隨事講求因時措注未能悉數

袁表曰按周官小司徒稽國中四鄙之夫家鄉大夫登夫家之衆遂大夫稽其衆司民書之於版以詔司寇孟冬獻民於王登之天府周公重民之政古所莫及故當時之民生齒極盛蓋自舜禹之際九州之民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而此則一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唐虞三代之盛無以尚之矣夫何春秋戰國干戈相尋如伊闕之敗長平之坑殺戮動以數十萬計秦幷諸侯北築長城南戍五嶺祖龍既殂諸侯並起互相屠戮項氏尤慘夷滅不可勝計帝王全盛之

民亦大耗矣故漢高寬仁文景恭儉歷世培養而西漢之戶纔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口纔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東漢之戶纔一千六百七萬七千六百九十口纔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而漢武窮兵之餘新室逋亡之後三國之所耗戮六朝之所剝噬代減於前故開元極盛之時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九百戶五千二百九十萬九千三百口崇寧極盛之時二千一萬九千五百戶四千三百八十二萬七百九十口其餘皆可知矣嗚呼豈非天道盛衰之變乎蓋古帝王之世天運主於西北故其民莫盛於西北禹分天下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九淮漢以南居其三周公分天下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七淮漢以南居其二後世天運主於東南故其民莫盛於東南元始當天下十一建安當天下十二太康當天下十三開元當天下十四元豐當天下十五古今之所著論蓋有由然矣今國家適當全運而列聖世爲滋養諸司職掌人戶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口丁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較之三代於斯盛矣然以地計之則南極珠崖

北極沙漠東極遼海西極洮河過於三代甚遠何土地之有餘而生民之不及耶比來滋育已久戶口不加萬曆六年會計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遊民商賈洪武十三年禁之矣異姓合族正統八年禁之矣漢唐皆由寡而繁我朝何獨不然歟夫以祖宗二百年之涵養而生齒不益於開創兵火之餘戶口脫漏版籍僞妄此何待言然與其僞而增毋寧僞而漏苟不爲周宣之料民即暗合尹鐸之請減此則弊有所不必覈者也

又曰古者之民官所養也故役法皆民之樂趨後世之民養官者也故役法非民之所便國家之制匠有班銀矣民有丁糧矣又於正糧之外每年加耗若干以取其免役錢矣我祖宗之意固不欲更役之也今州縣雜役事不可已每年既編民爲里役又編民爲均徭夫身本受役者也今既爲身而出糧田本出糧者也今又因田而起役宜乎百姓之日窮而逃流之不復也又力役之征豪富者或暫可以支持而貧困者亦得以幸免惟中產之家產之所及不得以言貧而力之所出實難以供

役數年之蓄不足以供一旦之費而產垂罄矣豈可不思所以寬恤之乎如嘉善一縣田凡六十萬餘畝爲里二百有奇大約計之一里不下三千畝今當每田十畝出膏腴田一畝以充義役一里十甲中可得田三百畝凡現年里役只以田一百畝與之收租以充役百畝之田自完糧之外可得銀三十兩足彀一年支用矣倘偶有不足先就里中大戶支給再不足次及小戶不得一槪混擾均徭亦撥百畝與之凡士夫例當優免者給以所儲之銀甲有重役計價支關餘銀或聽用或分給外餘一百畝卽贍每年糧役之費有輪當糧長者卽與之或虧或盈任其自處如此則十年之內自完稅外更無別役而破產者必寡矣

又曰按戶部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一千一百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起運一千五百三萬四千四百七十六石零馬草存留四百萬二千五百六十四束起運二千一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八束絹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布五十七萬六百三十七疋花絨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三十五斤一十二兩戶口食鹽鈔存留

七千三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七十九貫零起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零鈔開船料大約二千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一十一貫各運司額辦鹽課一百九十五萬四千三百五十五引屯糧大約三百七十七萬六千二百九十三石零及於本部遞支運過錢糧幷各處歲支卷册內查得近年起運京邊幷存留本處錢糧有遇事故停減而歲入不及原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過於原額者至有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夫常入之賦或以停減而不足常用之數又以加減而過多則在內在外所入俱不足供所出況今天下災傷迭見供餉頻煩若不早爲區處將來益不可支矣竊嘗思之足國固急足民尤先今天下財賦大半減收故簿書之毫厘必計而安問溝涂或一人而田有數圖則數圖而戶併一扇荒區可藏腴產高圖或是汙萊旱潦則被災之分數難稽徵收則紙上之栽桑易隱官特總其大凡胥則巧爲變幻歲增秒忽鄉戶莫知坵插毫釐中產不辦圩無定坵坵無定畝肥瘠一則廣狹懸殊倏忽飛走是不得而原也至於富人出銀買糧貧人賣糧包納多推

少收有緫無徵西北曠𡉏奸弊尤多大畝千步有竒小畝不滿二百皆由奸胥狡儈那移所致坡公號稱豪傑而患按地更賦之難行可易言哉嘗考周禮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我朝黃冊每里一圖亦其遺法然皆繡錯而居圖於東而家于西田地則星分棊置千古不易故人不可以圖拘而田則可以圖得也惟以田繫人不可以人繫田是以增損出入莫可蹤跡愚謂宜盡天下田重爲丈量因地定賦魚鱗圖之占田者書其下里爲一圖圖分十甲里長各掌之圖列黃冊之後占田之人十年更書圖則如故歲當大造里出於東南近年以來常額之外軍餉雜辦之類幾浮其半百姓安得不困府庫安得不虛且揚州之田禹貢以爲下下而今乃偏重如此可不知所以恤之乎愚以爲東南正賦之外一毫不可過求凡有需用當別爲區處昔司馬公謂不加賦而國用足爲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士大夫泥之遂於國用所須惟知加賦而不敢他議今日有急則曰照田差派也明日有事亦曰照田出辦也力耕者以耕爲悔受田者與田爲仇是徒驅民棄本逐末

耳不知天地生財雖止此數然四民之中何獨農可虐敗自愚論之雖平準可行也酒課可榷也田賦毫不可增也夫平準酒課萬萬决不可行者視田賦猶爲可行則田賦豈可增一毫乎

又曰古者料民任地田皆上有而公田之入止藉民力豐凶共之故田無不均賦無偏重阡陌已開田始私市履畝而稅賦法亦更割裂縱横難認八家之井絲布銀絹非出百畝所收故古者重田今者重賦重田故疆界之分寸必明而不爲頭會里長察之即歲之收除以窮田之交割或有失覺或爲姦利以致遺糧徭役租稅里長代辦蓋先王之世八家同井宅在田畔人之所耕衆共知之賦之所入衆共供也故弊不作今則彼此殊方田宅異所一里之人目不相識一甲之田足不相躡欺隱之罪里長雖同未嘗實責之故弊端百出誠能圖田糧明律令一圖之稅必問其田一圖之田必問其長固在比閭孰富孰承孰洒孰寄其知必詳而又有代辦之虞其防必至不然則里之田賦雖如圖未免陰縮胸國之田賦雖如數未免私登降漸積漸差復如前矣蓋井田誠爲

腐談然聽民欺隱遞爲君臣而不做其遺法以齊之可哉
萬曆二十二年浙江道監察御史夏之臣曰一郡一邑賦有定數乃總算者欲中其膏肓則溢其數于額之外名曰餘銀詰之則曰此以備賬拖欠耳彼墨者甘之如飴不煩鞭朴以實囊橐今試取派糧底册磨對幷稽之納戶之口其數立見此其弊一一錢一穀皆民脂膏即于正數取盈已稱竭蹶乃欲藉名火耗削鐵於鍼計納銀一錢小民多至一錢有半是輸之官帑者一金入之胥役者二三金也朘民膏血以赴谿壑此其弊二頃下錢租之令小民拭目以望皇上往往錢者什之三四民間百不沾一或豪猾規避至使殷實之戶代徵而全併所稱惟正之供不在公家亦不在編戶則何以居焉錢租勘實此其弊三完欠欲明人戶不以籍定乎有如戶不投甲甲不投里里不投郡邑之總孰知某爲完某爲逋豐稔之年何所扣算補徵此花戶名籍在在當有獨江北僻遠州縣不然混派混徵恆必由此
吳登瑞曰洪武册籍十年一造官府按册籍以定差役脫漏戶口者有

禁變亂版籍者有禁審役者不得差貧賣富輪役者不得避重就輕可謂詳盡矣然歲久弊生其法大壞今當若何所謂均徭者可行于江南而所謂條鞭者可行于江北何也江南縣大民衆十年而一役之猶或可待江北縣小民寡卽三四年而已周矣不行條鞭豈能持久乎今觀江南糧役亡身破家固困也而江北雜差頗無休息亦困也嘉靖十年南贛都御史陶諧以贛名邑而徭役重其雜差之故耳乃奏行條鞭法概算于田總括衆役每夏稅秋糧計田一畝納銀止于二分三分民自樂于征輸而官不勞于督理編審之時更無分外誅求官民兩獲其利

陶公南贛之憂可無慮矣

于愼行曰趙奢爲田部吏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以爲賢薦之於王使治國賦平原君可謂賢矣後世貴戚權寵專利漁食小民不入公家之租吏不敢誰何以卵擊石卽有奉法之吏摘其奸私禍不旋踵使有平原之風則法何患不立哉故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

又與宋撫臺論賦役書曰伏承尊諭以條鞭便否下詢仰見虛懷咨諏之誠可勝悚服不肖迂腐書生闇於世故然少居閭里頗從父老聞賦役之大略矣蓋所謂條鞭者自萬曆初年敝邑舊尹白君始議行之至今且二十年邑士民皆稱其便而他邑則有謂不便者此有故焉請先言條鞭之名後言敝邑之所謂便他邑之所謂不便而後及其法之當否惟臺下擇之夫條鞭者一切之名而非一定之名也如糧不分廒口總收分解亦謂之條鞭差不分戶則以丁爲準亦謂之條鞭糧差合而爲一皆出於地亦謂之條鞭丁不分上下一體出銀此丁之條鞭地不分上下一體出銀此地之條鞭其名雖同而其實不相蓋也敝邑所謂條鞭者稅糧不分廒口總收起解差役則除去三等九則之名止照地編派丁不論貧富每丁出銀若干地不論厚薄每畝出銀若干上櫃徵收召募應役而里甲之銀附焉此敝邑條鞭之畧也然而有便有不便者其說何居舊時差役之法如夫役一名該銀若干各僉上八則人一戶謂之頭役而以九則花戶貼之別有閑名代當給領由帖自向頭役

打討如數受成使其賍償于貼戶而所謂貼戶者人數衆多居有遠近所貼銀數或以錢計或以分計頭役不能徧討甘于包貼而代當之人亦不能純得銀大率尺布斗粟皆昂其直以予之故兩受其負自條鞭法行差銀上櫃按季給銀代當者得本色銀錢無折准之苦應差者照地丁出銀無包貼之累此不坐頭役之便也舊時徵派稅糧預選殷實之家僉充大戶列肆自收完日各照廒口給批自解當其收時錢銀入手未免妄費及至解紛侵漁已多勢必賠償甚有鬻產賣田盡室流徙者自條鞭法行糧銀上櫃徵收但僉一櫃頭守之止知投入不曉錙兩無從侵牟亦免貼補此不僉大戶之便也舊時里甲之役十年一輪謂之見年一切買辦支應俱出其手九年之息不足以當一年之費今將里甲銀數倂入產銀官吏支銷里牌胥徒不知有輪當之苦矣此不應里甲之便也舊時門丁均徭分爲九則三年一審置產多者則自下陞上棄產多者則自上瘵下故里書造册有詭寄之弊士夫居間有請托之弊里老供報有賄買之弊官吏受財有輕重之弊自條鞭法行均徭

不審而此弊盡除矣此不審均徭之便也蓋敝邑所以稱便者如此舊
法編派均徭有丁銀門銀而無地銀則總括其貲產而爲之高下也今
去其門銀而以地銀易之惟計其產不科其貲則田家偏累而賣販之
流握千金之貲無隴畝之田者徵求不及焉此農病而逐末者利也上
八則人戶舊有丁銀門銀今去其門銀令丁銀與上八則等而易以地
銀是下戶病而中人以上利也瀕海斥鹵之地如濟之東北荒棄不耕
之地如兖之東南故皆一望無際顆粒不收平時夏秋稅糧猶累里牌
包納若更加地差則里牌亦不能支矣是成墾之田利而荒棄之田不
便也蓋他邑所稱不便者如此綜之敝邑所謂稱便者在四弊之除而
地無荒棄也以我之便而謂彼之不便以彼之不便而奪我之便豈其
情哉今東省州邑百有八城有如敝邑之稱便者不可知其幾何必其
無荒田者也有如他邑之不便者不可知其幾何然必其有荒田者也
今欲使他邑之不便者皆如敝邑之稱便則不必照地亦自可行何以
實之糧銀上櫃即可不僉大戶不必差之照地與否也差銀上櫃即可

不僉頭役不必出於地而後可上櫃也里甲併入均徭卽可不當見年不必出於地然後可併也惟差不照地則均徭當審耳然欲不審均徭而一切照地亦自有處丁之貧富地之厚薄或相倍蓰或相千萬其來久矣富而一丁之饔不啻貧民千百而丁銀無差等何以服丁之貧者上田一畝之價有至二三兩者下田一畝不能數銖而地銀無差等何以服地之瘠者誠於丁存九則之名田有三等之別而於工賈市肆之流稍有以裁之則照地徧差亦可通行無弊矣然又有說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歙邑所以至今稱便者以十餘年來長吏皆得其人能潤色而損益之也設或不然豈能無弊何者大戶不僉矣徜卽使櫃頭稱收則有大戶之侵欺或別僉富民徵解則有大戶之賠補是大戶之苦固在也至於不坐頭役亦有流弊蓋差有頭役代當之人自以其便取之於民雖有折准緩急可濟今使待哺於官必及期而後領當其未及勢必稱貸以濟急需及其已得則錢出官櫃卽入債家之手加息重貸子數日增展轉再三各抱空質於是頭役之苦不在民間而在代當之人矣

此但就中少加調停易為力也然此就其利病而言耳至於遡本窮源因名核實則條鞭之法於古今舊制實有不合者請直陳之物惟不齊而思以齊之分惟不均而思以均之我朝成法所以分三等九則者正以其齊不齊而使之均也今不分三等不分九則凡丁與地而一之此所謂一切之法也於我朝之舊制亦少更矣又不但此古之制賦雖沿革不常名目各異大要不出租庸調之法我朝潤色而用之所謂丁銀者即有身之庸也所謂門銀者即有家之調也所謂稅銀者即有田之租也今田既有稅糧而益之以地差差出於門丁而去其門銀是田不止於租而家可無調也非法古之意矣又不但此有戶有口自上古以來未之有改今不分三等九則而但以丁起差則按圖而披不知某為某門是有口而無戶也條鞭之法其善如彼而名義之間乃有謬於古而悖於今者則何以策之而可乎統論此法便於南者多便於北者少便於糧者多便於差者少而其所謂便不便者前所陳之四弊而不論其照地與否也誠於頭役大戶里甲均徭四事如敝邑之法行之則照

地使不照地亦便設使四弊之名尚存則地銀與門銀無以分也惟臺
下察之
又曰元時浙江行省因有蠲租之令奏言江南貧民佃富者之田歲納
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而佃輸納如故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
宜令佃戶當輸田主亦如所蠲之數朝廷從之此事可爲後法大抵蠲
免之令率屬虛文官吏沉閣原行徵派如故而民間不知其由縱使實
惠及民亦惟蠲及田主而佃戶之租一如其舊使富室役使貧民以肥
其家免公家之稅甚無謂也宜如元人之議庶爲可耳
□□□曰古者因田制賦今硝鹻沙壅之地種植不生而稅額如故是
有賦而無田矣古者因民授田今逃移拋荒觸處皆有雖照原徵輕則
召人承佃多懷疑懼不肯盡從官不得已乃攤稅於一里之民分耕代
出負累貧乏相率以逃茲又一切洒派通攤一州一縣之民戶日減耗
歲計愈虧是有田而無民矣夫中人一家之產僅足以供一戶之稅遇
有水旱疾癘不免舉貸逋欠況使代他人倍出乎夫使一家代出一戶

之稅有識者尚以爲憂今以責令倍出三戶四戶甚至有六七戶者民何以堪若不早爲之慮誠恐數十年後逃者爲數日增存者攤數日積非但民不可以爲生官亦不可以爲政矣該司所呈不爲無見查得景泰年間以來府州縣續報起科稅糧比之國初已增一十二萬石其水衝沙壅拋荒之數卽奉恩詔許令踏勘開豁及蠲免所司執礙未遑舉行有孤列聖子惠困窮之心甚可惜也昔人論取民有竭澤而漁之說詠時事有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征苗之句以臣觀之於今亦然矣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使民失其恆產至於飢困流離恐非朝廷培固國本之初意也合無行令布按二司分巡分守等官親詣前項州縣將所呈拋荒等項地土從公踏勘明白各照見行事例有人承種者每秋糧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草一束折銀二分夏秋小麥雖未定擬然比之米價頗輕每石量減銀五分無人承種者不分夏秋每石各減銀一錢待業主回還照舊承納其硝鹻沙壅不堪耕種者每夏麥一石二斗秋糧米一石各准闊綿布一疋俱存留本府收貯以備衛所

儀衛司官軍校匠人等俸糧支用若民果散亡產無下落者及水衝沙
壅不堪耕種者亦乞查照節奉恩例量爲除免似於國計少損然以續
起科稅糧通計乘除實亦無損於國初原額且使疲憊之民得免攤稅
之患安居樂業生聚日繁逃者聞風亦將謳歌思歸而國本益以固矣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三目錄 外編

戶部二

賦役後

往行

催科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三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戸部二

賦役後

往行

天台方克勤洪武四年知濟南府事時始有詔民墾廢田者閱三載乃稅吏徵近功不竢期斂之復以田定其科徭民益惰田不增闢克勤與民約定爲簡書列其丁產爲上中下三等復析爲三每有徵發恆視書爲則吏不敢因緣爲奸宋景濂撰克勤墓誌載此事何子孟春曰此今日三等九則之法也有事均田者徒論田糧而不酌之于產徭其得均乎

宋史葉衡知臨安府於替縣戸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民戸等則之法蓋見於此

夏則忠武昌人洪武二十二年以監生知興寧縣值寇亂民死徙殆盡

稍有孑遺者又有官兵壓境將罹崑岡之焚則忠率鄉老愬於總兵官

始免橫酷後仍以凶年則忠發廩勸分凋瘁復生初則忠招攜流亡欲

集矣病官田稅重莫肯承籍則忠請以官田減同民定賦從之遂以安

業民感切骨久而不忘興寧志云嘗聞夏令請減稅于朝犯天威寘之

極刑老稚至今能道其事惜諸志不紀其實楊載鳴曰大哉皇祖聽一

縣令之請減官田稅至仁明也則忠其言激以買罪乎苟利於民以身

殉之人臣之義也而其策復蒙施用若則忠者未爲不遇矣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甲辰進士選庶吉士二十八人入翰林院讀

書公乞與焉爲二十九人後授刑部主事歷官工部尚書謚文襄宣德

五年擢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初蘇州府稅糧負欠六七年約七百

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公至詢問父老皆云蘇松舊俗大戶不出加耗致

小戶連累公乃使大小戶一例加耗官降斛斗久之糧長往往私造大

入小出公奏行南京工部鑄造鐵斛發屬縣依造木斛較勘烙印給與

糧長收概於是出入均平始糧長每區設正副三名每歲七月赴南京戶部關領勘合及糧完又皆親賫奏繳往往動經半年率多科斂盤費公每區留正副二名輪流赴京領回勘合糧完送赴有司差人類繳甚爲省便蘇州糧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宣德間詔官田一斗至二斗以上者減除公又同知府況鍾奏言洪武永樂間抄沒官田人力猶可以勝其所不勝者止在古額官田乃減八十餘萬石舊例不許囤局收糧糧長家自徵收公曰此負欠之由也遂令各縣於水次置囤編囤或四五區或六七區總聚一處推行止糧長一人總之名曰總收所收者有六七萬石或十數萬石定與加耗總收平米上囤每囤設糧頭囤戶一名管收千石或六百石置立撥運文簿支撥起運加耗者正糧一石收平米一石七斗候起運時酌量支撥如京道等倉以次定支石數不等置立綱運文簿聽其拽淺等項費用塡註回銷若支撥羨餘存積在倉號曰餘米次年餘多則令加六徵收又次年益多止令加五除依前撥運外有附餘乃令各縣造倉一所名曰濟農將遞年撥運剩米運入以備

賑濟或農民缺食及運夫遭風被盜者賑給借納秋成不還官修築圩岸開挑河道人夫關納口糧秋成不還其振卹農民每歲插蒔之際其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或三石一濟給之秋成隨糧還官若遇凶歲則再賑之奸頑不還者有司記名不復給借往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運則官爲打造淺船分長短中三運長運于淮安常盈倉中運于徐州廣運倉短運于臨清廣積倉支米一尖一平下船民則自行雇船裝運正糧一石經年往返多失農月公乃與平江伯陳瑄議奏軍民令于淮安瓜州等處水次對船交兌令衛所出給通關付還銷繳在淮安正糧一石兌與平米一石五斗瓜州兌與平米一石五斗五升各處幷南京衛所運糧官運米曾過江者聽於蘇松常鎮等府縣交兌加與過江船錢米二斗豐年米賤兌與加耗七斗五升凶年米貴兌與加六斗五升襯墊蘆蓆折米五合方兌船在江或遭風患公又令州縣支糶餘米蓋倉二十餘廒於瓜州江畔遇到船糧搬入收貯聽候交兌畢日量支餘米雇人看守民間馬草每年運赴南京上納若北

京每包草一千束該用五百料船一隻人夫十五名草束在船十壞六七所費不貲公奏于通州草場設立官庫每束折收白銀三分一千束止用三十兩若南京則輕齎赴彼買納人皆稱便又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領票于南京戶部關支當米賤時一兩可買粟米七八石公因會議奏准折收金花銀兩納官每兩准米四石解運京庫交收折支京官俸糧其嘉定崑山等處折納官布每疋准折糧一石舊例驗收三斤糧解領布交納率因紗粗十退八九公知之奏稱布疋斤重紗粗其價反賤紗細布輕其價乃高乞不拘斤重務在長闊如式兩頭織造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

天順間朱御史英疏行兩役法籍縣民分爲十年而統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長率十人令民按丁若田五年而率錢與長爲吏辦公私費坊主宴里主饋曰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縣庭審諸役曰均徭歲環遞以爲常盖五年而一用民也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饕所云甲首錢有一貧男子出白金四五兩者卽富者按田而率有如畝滿千金

不數百不已於是貧者走徙往往以錢累其長富者不免詭其畝以逃役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館庫或監捕諸役其在榜中顧役直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攫百出不數百金亦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重役貧者或分得十之一二則身家亦破碎平生構聚至百千朝居而暮空貧者至不有其妻子與籠雞柵豕互牽引鬻市中相聚以哭邑里郊墟色惽惽若在秋冬於是書榜則老胥黠吏巧播弄以網賄與詭者相唇齒而民之病極矣南海龐公尚鵬爲御史按浙其因革奪予悉掃故常知前兩役爲病既大且久乃一破其法一邑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顧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土相釐合凡丁一田畝若干率出若干錢與秋租歲並輸于邑吏明年日所費與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顧又刻帖人給一紙令曉然無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役富者亦不入館庫役最重且若監捕等者不得勒富者募而且歲輸每丁不踰二十分眇細易辦受詭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其播弄蓋自詔下行之至今農始知貴田而櫌擔而食者亦重去其土閭閻熙熙略始

甦息

樊瑩字廷璧常山人天順甲辰進士歷官南刑部尚書謚淸簡嘗知松江府松賦重役繁自周文襄後法在人亡弊蠹百出其大者運夫耗折稱貸積累權豪索債無虛歲而倉場書手侵盜害人虛入詭出移新蔽陳衆皆知之而未有以處公至晝夜講畫盡得其要領曰運之耗以衆皆齊民靡所統一利歸狡猾害及良善而夏稅軍需糧運綱用與凡供應織造走遞等費皆出自秋糧餘米既收復糶展轉迂回此弊所由生也乃請革民夫俾糧長自運而寬其綱用以優之除常運本色外其當變易者盡徵白銀見數支遣部運者既關係切身無敢浪費卒事皆有餘貲掌計者又出入有限無可蔽藏而白銀入官視輸米又率有寬剩民懽趨之於是積年之弊十去八九而田野之間無復睢突啐呶之患公方考尋文襄立法初意舉其偏弊而通融之以爲經久計如淸水鄉灶丁草蕩以絕富人之兼併革收糧囤戶以潛消糧長之侵漁取布行之代糧長運而聽齎持私貸以補不足皆有寬惠及民而公事沛然以

集廵撫使下其法於他州俾悉遵之陞河南按察使河南錢穀於北方爲浩穰廵撫徐公欲考見本末而衆難之以問公公曰視萬猶千視千猶百夫何難顧某非職耳徐公以屬公於是悉心鉤考不旬日而宿蠹一清衆皆服之

潘鏜字宗節六安州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僉事初爲滑令下車即理逋賦壅蔽者曰民猶水也塞則潰疏則流於是解棼剔蠹犂然有條人人以爲惠爭先輸納閱三月而租入大集郡守韓公嘆曰民豈不可化哉何滑民昔狡而今良也縣籍口賦里胥故多爲奸君誓諸社曰所不惠於民者神有顯殛籍成餘月忽有抱册愬庭下者曰某等負公以作奸者盡疫死其幸生願正此籍因許釐正爲式

胡東臯字汝登餘姚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僉都御史戊寅爲寧國知府先是高皇帝念寧國實有餽師之勞詔免民田租收官田租之半久而弊生民田盡歸於巨室官糧獨存於細户公建議欲以官田之税均於民田而官亦應民田之役如此則法旣畫一賦亦均平弊端永絶矣

議既上時不能用至四川劉公始踵而行之劉公刻平賦書以公之議
并於卷首往設法不均致百姓有歲役於官無虛日者公乃檢正版籍
更定大戶爲里小戶爲甲以十甲爲一里以一里統十甲如浙中之法
凡均徭歲一審編竟歲而代休九歲然後復役之並以丁田爲準
王浚字德深號玉泉建德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嘗尹順天
謂所親曰吾昔守薊地衝而民貧役不能堪霸饒而僻民力甚紓吾今
得均之矣涖任未幾遂均二州之役爲霸人所中又以直道與按治者
不協劾其違例更役乃左遷福建右參政
蔣孔暘字君和閩□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嘗爲南京戶部
郎中嘉靖初上新政釐整弛廢會天下財賦獨以浙江江西蠹耗爲多
思得郎員才稱任使者一人司徒以公名上授璽書以往公簡別屬吏
分遣督逋自執要成以稽其情敬晝夜蒐故牘得乾沒鉅贓株本則窮
其節目枝尋條剔所得積逋溢於新賦謂藩臬諸司曰茲使也以督賦
爲功急則傷民緩則病國吾今所得財皆其已出於民而未入於國者

賦集而民不擾庶於國有裨哉吾不敢以爲功惟傷與病交免可以還報矣比反命入奏上嘉其功特賜褒美命吏部寵用之遂改授刑部郎中坐是取忌年四十失官知者慨恨之

沈漢字宗海吳江人正德庚辰進士嘉靖辛巳廷對初授刑科給事中歷官戶科嘉靖改元詔蠲四方逋稅公疏曰逋負之稅侵漁者半例加以曠蕩恐猾者生羨心請差別其等以惠良民又曰近日籍沒之貲不下數千萬悉發以補歲入不足之數則民之受賜多矣上皆嘉納亟下戶部行之

唐大尹音令雞澤邑中當審差君親集應徭於庭據其籍而訊其業苟籍與業不相應則所以收者與所開者互相檢察必核實而後已士大夫自應免外必括其餘業以起役有一士人占田四頃計官已免三頃則以其餘一頃置一子之役其人丐免不已君諭之曰使某容有弊當具理於撫若按我冊籍已定不可易也且小民凋弊已久吾所以推析于方寸者亦欲稍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耳故差籍一下百姓受冊

者比每年減彊半上自數十頃之資下至一丁一畝之產吏胥出入之弊一朝盡洗差之輕重與產之高下相應毫釐損益悉得其當一邑無不頌其平

唐中丞順之嘗欲得一民一社自效其能而竟未之遂閑居尤以民隱爲憂其論均徭不欲舉行新法十年一役雖極重百姓無不甘心一年一役雖極輕百姓無不怒目蓋零碎苦楚難受也以至大戶之詭計官戶之濫免其說甚悉而尤長於計算糧數區處災傷主計者之蠲災率十裁而爲七收民者之上災率七溢而爲十水旱不可不存恤而兌運又不可減免於是有輕齎之法以銀折米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不失一石之入蓋此法于不可減免之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脚價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凶之斂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萬有利于民武進一邑歲該攢運五萬四千有奇此入于國之正額本邑正耗水脚平米七萬九千有奇此費于民之羨數漕運百萬石有輕齎四十萬以待四方之水旱來告者江南

米賤而京貴若取銀江南而散給北軍則南無遠輸之費而北無賤糴之困矣

海忠介瑞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爲井田之遺意焉故其令疲邑撫三吳皆以淸丈爲急而力行條鞭之法令額外征徭不至于重困之至今小民得保守田業相率繪公遺像而尸祝之比比也

王儀字克敏文安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嘗以御史守蘇州蘇州自正統以來田賦戶籍浸失其初吏因緣爲奸而吳中猶甚輔臣顧公蘇人也言于朝以爲須才有力者乃可使于是口薦遂有守蘇州之命僅三月坐前河南劾宗藩不法事宗室訴之詔奪公職而吳父老聞公罷則相率數百人詣闕留不報會言官亦交章論救復公職得江西撫州而吳父老聞公之撫不之吳復相率數百人上書願留公守蘇至再不報吳父老歸則又相率號于巡撫侯公侯公上其事于是移

公蘇州公至嘆曰郡賦當天下什二而田額湮亡可考何以定賦賦不均不可以救民吾誠不能一日安其上遂日夜擘畫率僚屬躬循阡陌間計丈數仞溝洫縣縣各爲記籍卒披籍驗之或然或否恆以一警百民毫釐不敢有所隱乃以八事定田賦而賦平以十歲編傜役而役平以三法考課鈔而民之灌輸令下初若瑣碎後無不稱便者期年化行訟簡治平爲天下第一

唐時英字子才曲靖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初授平陽縣知縣始至問民疾苦惟賦稅不均大爲民病公銳意以履畝量田爲己任白于大府大府曰此美政也其如豪右何公曰天子以百里人之命付臣當盡己命以圖之于是不辭怨謗不避險艱暴于烈日中面汗雨滴不以爲勞首尾六閱月而一縣之田腴瘠高下無不得其情矣册呈大府深加讚歎遂成不刊之典

蘇郡守以民間多隱田於是爲丈量之法劉文恭鉉在林下聞之投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郤有閑洲渚寄語沙鷗

莫浪眠守卽爲罷之

黃河南徙民耕於田畝收歲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稅高御史明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遂報罷

丁公積爲新會縣善節財用前此上下往來非誼之餽一歲所費無算民苦之侯痛革其弊蓋異時當甲首者均平錢悉貯于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曰當月錢官吏里胥乘時侵尅每歲雖單丁小戶所費亦至五千餘貧者鬻子女故逃亡者衆侯爲處置每丁派均錢月支里胥供用備足外不妄科一錢每歲甲首納均平錢畢卽歸田畝更不令其在縣當月陳白沙先生樂歲有詩云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實錄也

楊中丞繼宗嘗守嘉興額賦有夏秋二稅夏稅視秋僅百一而會計催徵之法里胥比并之勞與秋等糧長緣是侵漁數倍況時值耕種小民不堪暴斂往往逃竄墮業公乃立法併於秋糧中徵之由是民得安於田畝公後會計秋稅歲得羨餘若干補其數故終公之任夏稅悉蠲民

至今德之又郡之科徭往往出派于丁田公僱有假是以營私者乃預擬每縣黃册通籍每年丁田之大數凡若干科徭定額凡若干計畝及丁該銀凡若干其抛荒優免加派者不與焉每歲發縣按而行之其田多力寡者使之出銀定爲柴薪皂隸之類田少力衆者使之出力定爲祇候弓兵之類裒多益寡彼此均平用是民無漏報官無擅科今有定額不出五十而違例歛至萬計曰空閑銀民於是乎重困而益思公不置云

歐陽恭簡公鐸嘗巡撫應天督理糧儲謂吾不虞它七郡而獨虞蘇松常吾三郡之是虞而最甚者蘇夫蘇彈丸黑子地耳而漕餉天下半卽不給奈何厥由雖上下伯季也季能僅五升而伯至五十倍之是且聽而蕪也旣而曰吾得之矣吾不能額減而能均分請於上比其最重與其最下者稍稍損益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爲遞減耗米派輕齎折除之以陰見輕輕不能益者爲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圩不從戶田爲母人爲子奸巧無所容逃竄漸復而公又令民

家以出緡錢顧田毋得仍十年舊裁省郵置濫費定收納凡數十百條而會蘇守王君儀者遷爲兵備副使與公合以是能推行之無害時吳人顧公居相位以書貽公曰公行法而吾家增賦十石也然爲百貧家一減十石矣

何孟春曰役法難均前代已不能無病于是朱子嘗言鄉有闊狹富豪有多少狹鄉富豪僅僅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蕩惟彭仲剛作臨海縣先計其闊狹多少中分而均役之民甚便焉雖非法令之所得爲然使民宜之終不能變也春按彭之所爲今法令無不可得爲者顧有司用心何如耳今日之法戶列九等門分三則鄉不能無上中下戶雖上上戶不能無中下門所謂富豪有在此鄉稱上上戶而曾不比於彼中上戶者有在彼下下戶而可當此上中戶者爲州縣者若只計其闊狹多少而不計其事力高下概加通融亦未見其能均也馬廷鸞併都記引晦菴先生所言以明金山之事此只是衆擎易舉之術耳併都併里今日乃極不得已事也

馮司寇岳嘗爲江西左布政使司中積胥盤蠹垂白不隸名尺籍者不可勝數公一日坐堂上悉索而決遣之先是錢糧解司必預納灶雞子分例積胥別名名爲打對同然後投文輸納公知其弊每日留參謁官有才幹者一二員聽用俟解文一投即令官監兌給發批迴對同之弊頓除在前錢糧出入右司無所事公惟總簿書庫藏悉委之右使在司三載未嘗一入庫中

萬虞愷字懋卿南昌人嘉靖戊戌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始仕無錫錫故多富人善行財上下漏賦籍爲奸吏苦其窟深淺不能問則往往寄耳目于怨家部使者行縣輒以風刺取他事一入不得出公曰是皆不平夫富人貧人母也緩則使貧人代輸役急則四面設罝投𦈢而入之鳲鳩七子誰爲厚薄父母之謂何矣會月朔晨朝三老出不意問大姓主名具得隱占狀乃手自畫丁糧實徵冊令富人各以差次受徭無得脫者至其陰細過不輒發發即不惜爲上官前破嫌疏理時以此得忤而公侃侃自若也

蔣宗魯字道甫普安衛人嘉靖戊戌進士授濬令濬故畿輔劇邑徭最難均公乃夙戒白城隍神曰審編民命攸繫魯若私神勿俾還家里老吏書等若私神勿俾保有妻子遂約法定則盈縮高下一準於田產有里長趙某者戶本上上誣爲上中越數日其妻抱二嬰踵門泣曰妾夫欺公神暴亡之矣夜聞鐵索聲請乞如舊保二孩及遺產邑人稱神君焉遷戶部主事監昌平儲題其座右曰入毋重民膏民脂出無輕軍衣軍食比守成都朔望誓於神曰貪婪害民天必譴之忠君愛國天必祐之有利即興有弊即革凡我僚屬相與勉之

齊太守柯嘗爲瑞安令邑中田賦輕重難平或田廣稅縮田狹而稅反溢者歲屬丞尉徵收民益苦之公爲建丈量之議請於監司郡守親爲履畝握算登籍以記無有漏而以田額之羨餘實田額之不足而供應諸費悉取俸祿父老有持雞子杯酒獻者公笑而遣之自是創爲畫一官無擾民無逋賦于事便又奉檄入平陽一如勘瑞安故事未幾新例下大丈天下名田二邑獨從容按故籍以對焉

何源字仲深廣昌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初授嘉興令歲當攢造鄉官以受寄爲常忽一日五鼓遣吏取圖書實數即集胥吏于衙局鑰之查與冊無異同即按實塡造一時不得高下其手詭寄之弊十去七八

趙少宰用賢旣以疏斥江陵相奪情罷歸江陵死以宮官薦起用陞右春坊右庶子掌坊事公自削籍時目擊東南民困於徵輸稽于父老稍稍知吳賦所以偏重有不盡隸部額豪輸伏蠹有不可勝言者至是聞檇李袁君黃習其隱曲相與訂證者四十七晝夜條陳十四事一曰議田賦之數二曰議混派之弊三曰議征稅之則四曰議蠲減之條五曰議偏重之派六曰議派剩之目七曰議白糧之運八曰議兵餉之實九曰議折銀之例十曰議存積之重十一曰議荒田之核十二曰議征斂之期十三曰議徭役之累十四曰議積穀之制其議窮極根底疏上格於衆咻會有言南人不當言南事者遂寢

催科

前言

劉瑞疏曰邇者軍儲告乏矣朝廷納守臣之請撥留京儲三十萬石羣情大悅然乃一時之權宜非經久之至計蓋儲可借而不可再也議者謂備軍儲莫先於督逋賦浙江江南等處逋賦自正德以來有至一二百萬者非小民之罪也糧長奸猾而侵欺府縣交通而虛報官糧者又從而縱之日復一日遂至於此奸猾籍以成家軍儲至於罄廩非無部屬之親臨亦不能完其一二若責以巡撫之遙制不過得一依准文書耳又何望其救燃眉之急哉況今南畿告荒軍士之需僅可半歲延至秋後將何支給今日之可憂者莫大於此也伏願陛下重念軍儲勅遣京堂五品以上官一員付以重柄專一巡督逋賦責限追完罪在糧長則盡其田產賠償田產不足則盡其妻子賠償罪在有司則量其多寡以科罪罰追究弊源正刑誅慢如此而逋賦不完者未之有也逋賦既完則倉庾充溢而軍儲不乏矣

徐公顯卿曰長吳逋負獨多奸孔益衆其弊不在催科之拙而苦於就

中朘削之多端不忠徵解之難而阻于額外需求之過甚欠在小民者十無二三侵在催收者十常四五使移諸朘削者當正賦何賦不完使以索常例者重額徵何徵不速惟民財日耗于貪饕官力日嚴于掊尅此逋賦民所以益多而小民爲之重困也

傳應禎曰皇上初登寶位首下恩詔自嘉靖三十四年起至隆慶元年止一切未完錢糧盡行蠲免自隆慶二年起至四年止一切未徵未完者免三徵七誠天地曠蕩之洪恩而海內懽欣鼓舞者至矣夫何上之軫恤者愈懇至而下之希望者愈無厭如戶部之秋糧夏麥禮部之藥味藥材兵部之馬船馬價草塲民壯工部之四司料銀以及江防海防軍餉之類其七分應該徵納者宜其朝令暮完可也顧乃官司費力於刑併百姓任意以延挨帶徵之令雖嚴積逋之數如故是豈民之眞無人心哉臣有以推其故矣夫使五穀豐登四方無虞一歲之入僅足以供一歲之出況水溢旱乾無處無之復欲兼責遠年之逋負此力量必有所不能支且免三徵七詔雖頒示於中外而深山絕阻之民尙有未

經耳目者皆云前項錢糧朝廷盡數蠲免官司乃爾窮追不過爲囊橐計耳近奉稽查章奏完不及分數者撫按聽參郡縣聽降諸司望風而股慄百姓稍悟其旨意夫使見任之錢糧未完從而罰俸降等乃其甘心焉者顧以遠年之拖欠責以一旦而追求臣恐中材之士身家之念重而爲民之念疎錢糧一日未完則俸一日不開俸一日不開則罪譴一日未釋彼之處心積慮設法杖併者將無不至而民之椎膏折髓彼暇顧哉蓋朝廷以此責成撫按撫按以此責成郡縣矣其取盈於民者亦勢也嘗見披枷帶鎖相籍於道路提攜保抱逃竄於他境形似失巢之鳥苦如遊釜之魚身請爲傭妻鬻爲妾以償者有之家產盡絕待斃桎梏而無完者亦有之咨嗟愁嘆聲徹于天水旱星火災見於人是豈太平之盛事而皇上所忍聞哉臣嘗即今日之財用遡顧世廟之時勢其不能解者三彼其時倭虜交侵兵馬糧餉日費不貲其積逋之摻括未甚也今天下蠻夷納款酋惡授首乃不免於積逋之追此臣之未解一也鼎修宮闕大役繁興採木鑿石萬里輪轉其積逋之摻括未甚也

今皇上專心節省絕意營繕乃不免於積逋之追此臣之未解二也嚴嵩當國鬻爵賣官蓋天下之金寶奇貨塡入私門其時民力猶未告匱也今則昭明公道屏絕私交而閭閻反覺空虛何哉此臣之未解三也伏乞皇上體天地之心而憫生民之窮勑下該部查勘所徵七年分凡京庫太倉金花等項繫于戶部爲國用之不可缺者仍照前旨報解其餘如農桑布絹藥味藥材馬船馬價匠班科銀以及南直隷應安等府江防海防之類明白下詔各省府州縣查非侵欺果係民欠者悉與蠲除其中如蒼朮一味無甚緊用實心花班竹委非湖廣所產應改折者改之以免採買轉運之累既止營繕不繫土木如四司料銀請查嘉靖十八年以前額派可減者頒示天下使民受一分之惠則仁恩敷於九有殆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者矣若是而民困猶未蘇天變猶未回卽以臣梟之于藁街永爲欺妄者之戒

呂坤曰今天下蒼生貧富可知矣自臣略計以來何嘗無凶歲未聞有連歲之凶何嘗無歉省未見有數省之歉乃萬曆十年之後無歲不告

災傷一災動連數省近日撫按以賑濟不可屢乞存留不可終免起運不可缺之軍國不可賈訕故災荒之報日稀催科之嚴如故豈不哀民勢不可已也臣久爲外吏孰知民艱自饑饉以來官倉空而庫藏竭民十室而九空陛下赤子凍骨冷肌冬無被絮者居其半饑腸餓腹日不再食者居其半流民未復鄉井棄地尚多荒蕪存者代富者賠糧生者爲死者頂役破屋頹牆風雨不蔽單衣濕地苦藁不完男女啼飢號寒父母呑聲飲血君門萬里誰復垂憐陛下見此情形當必潸然淚下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費幾百萬今大工之費欠幾百萬採木之費又幾百萬以上錢糧半非歲額年年此土年年此費民豈天與菽粟地湧金銀耶陛下豈不曰吾多取諸府庫未必盡派閭閻夫甕內所汲皆井內之泉杯中所酌皆壺中之酒臣恐井竭則甕涸壺竭則杯空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張棟曰蠲免錢糧朝廷曠蕩之恩也君恩如天貴其旁皇周浹無乎不被而節年議蠲率以起運存留爲限制蠲存留而不蠲起運豈非以起

運爲急存留爲緩耶但朝廷之議蠲非直以虛名啗人而不必其澤之下究也蠲存留是有蠲之名不蠲起運是無蠲之實此何以故蓋所爲存留錢糧不過官吏俸薪師生廩餼庶僚祿米孤貧口糧等項而已此數者不因歲登而可加不登而可減也一邑之內額設員名自有定數偶遇災傷謂可減其人乎人不可減俸廩不可減而曰存留可蠲何弗思之甚故蠲存留而不蠲起運猶弗蠲也臣以爲弗蠲則已蠲則何分於存起也倘司農以歲計爲憂寧損其數如欲蠲五分請損之爲三分欲蠲三分請損之爲二分什而用其七什而用其八總計銀十兩或納七兩或納八兩卽爲全完使愚夫愚婦明白而易曉則庶乎所蠲皆實惠哉然有司之踏災撫臣之報災勘災展轉往復動經歲月迨奉諭旨則徵收已過半矣奸民幸未然之惠而故意延捱良民據已然之數而安心輸納以故所蠲者多屬奸民而良民不與焉此又何貴於蠲也自後踏災報災勘災並宜刻期定限毋使遲違而奉旨准蠲者寧於次年新錢糧內扣免則受惠者偏而且均矣

馮公琦答朱中丞書曰吳越風土物情不甚相遠而吳中撫臺之難倍於兩浙者獨以催科一事耳催科事難不在士大夫亦不在民難在以民而託之士大夫士大夫受其投獻之利而小民受其偏累之害緩之則課虧於國急之則怨歸於官而士大夫之持論者不肯以爲不便於士大夫而以爲不便於民前人不徵民戶獨徵管戶之說雖覺矯枉過直然竟相與巧詆不窒吹排之以去此亦足以見吳俗之偷矣臺下直躬而行故自不吐不茹一切注厝自有權衡用法貴寬用意貴嚴革衙門弊當驟而處地亦當漸彼中豈直杜口抑且傾心

王文肅公與宋可泉撫臺書曰錢糧積逋在往時誠多大姓乾沒今亦未盡然要之在有司催徵有方緩急得所使民知該年公賦之外佐貳吏胥皂快人等更不得上下其手橫索一錢如此而不強負輦輸者未之有也

申文定公曰往者賦額雖重止于正糧供億雖繁止于正役民未甚病也自倭寇發難而兵餉之措處出于田工作織造煩興而料價之增派

出于田其他特舉間行有加無損者至無算也下之所出有限上之所取無窮而責以完納無期供輸及數其勢自難以故徵令過嚴則衆論紛起非俗好頑梗而人耐箠扑也力不勝而心不服也自考成以來積逋亦稍清而大奸亦略創矣該年正供自無敢後稍寬期限即便人情未至廢法而惠奸也若使遠年之負取盈于一時懲惡之刑概施於衆庶豈所以體朝廷愛養元元之意哉故酌催科以安人心此急務也

蕭彥曰惟催科撫字古來分爲兩途然以臣度之催科非撫字不行兩者固相濟不相左也今錢糧有定額矣然獨無次第緩急乎京解錢糧有火耗矣衙門之工食官吏師生之廩祿孤老之月糧此等加耗不可省乎乃概徵而概加之一有羨餘則曰貯待公用而其所用謂何百姓不知也（有闕文）而寬一分民不受一分之賜哉

又曰夫催科有緩急錢糧有完欠三年查參所以警人心足國用之大權也查得嘉靖三十一年未完五分以上者住俸督催三十四年未完四分者降俸矣三十七年未完三分者住俸矣隆慶五年則完不及八

分若任俸又議帶徵矣萬曆元年因之愈議愈增豈爲不重而萬曆四年部臣建議加八分爲九分又將未完宿負帶徵二分併算則是一年而完十分以上者有司憚於降罰而敲扑隨之民力不能勝而逃亡隨之此不爲竭澤而漁乎且撫按每年有查參矣該部三年總參而又視之舊而加焉毋乃過乎臣以爲查參不可已也如九分之議則不宜復算帶徵如帶徵之議則不宜加至九分所謂寬一分受一分之賜者也或曰今例若是嚴也而猶有怠於徵者如其寬之若何臣曰不然今例九分止耳而有司以全完報者比比皆是如其可完有司者肯以其身爲百姓爭升斗耶即寬之何損此催科所當議也

鄒元標曰由票者戶部所頒徵輸則例是已民何以稱苦也其例本一近省郡則與各郡異附郡縣則與各縣異至縣則又聽糧房私爲加增始而圭撮害及尋丈始而一人害及萬姓縣官有才而察其奸者非此無以補虛究其極虛未補半入胥吏之手矣往聞有欲爲一郡造福者閱則例至皆斂金以求散之他邑是智者何幸愚者何不幸乎又臣往

接戶部尚書耿定向語臣曰渠撫閩時由票得副使鄭汝璧而一省造福渠數服不置今非無散票於下者能必委巷皆聞知乎能必其不私加增乎其所加編者能必其不入己乎臣愚謂宜勅令糧儲道務實心任事嚴相覺察勿令窮鄉下邑有偏重之弊而民困乃可甦也

天啓三年兵科陳良訓兵民實政宜修疏曰今之司計者日凜凜憂餉之不足無日不勒考成之令蓋因催愈急外解彌緩雖欲不嚴考成法不得也然而官司者徵餉者也百姓者輸餉者也既有法以待官司可無法以待百姓倘敲比年甚一年民生年促一年官與民年離一年而餉愈不可問矣職請籌之蓋職觀今日言餉皆言火耗當革職再拾言之似腐似苟然而餉之不足實未必不由此也小民終歲勤儉所得寧幾乃既輸正額又輸加派又輸火耗每兩增有盈餘民必躊躇而顧惜己復移以供朝夕俯仰之用而遼餉放下矣今日欲完遼餉必明禁火耗如原任撫楚熊尚文較正法馬通行各邑復諭旌儀門書徵收不用火耗六字令有司觸目惕然而小民亦實知火耗不用不為收納吏胥

等欺弊可去也

往行

廖欽字敬先高陽人洪武四年以才學優等授懷慶府河內縣丞比至一以忠信導民未幾化其俗河南西北要衝往來絡繹民疲于供給公以祿入助民爲費會稅務侵匿課錢事覺連及累年收稅之人省臣督責甚急民逃匿太行公爲言曰民竄矣急之則不可得盍少緩焉與我以期不效併責我省臣曰諾就以委公公求匿人姓名及錢數榜列于市且潛使人告其速來保無他民素信公皆奔走而集惟恐未及期而錢足公私不擾省臣大悅舉酒以相慰勞復獎公以詩公言于省臣曰錢既足民得無罪乎曰然公曰何不許其自首省臣從公言民獲無事他郡械繫者不絕于道民曰微我公我其亦若此乎

范理字士倫天台人宣德□□浙江解元庚戌進士歷官吏部侍郎初授江陵知縣先是民累歲負租至十四萬石都御史徵之嚴公以貧民不能償也乃召將卒家之佃田號畸零戶者諭之曰世言戶役既佃田

立戶而免役可乎遂定其等俾各出募役之米因以償負租畢完

趙有初沙河人弘治五年任揚州府同知職糧儲廉介仁恕所至有聲尋陞知府戒行當道檄命徵完任內錢糧方可其行已束金帶行部惟興化額稅獨重積逋甚多公見鞭笞之苦因重嘆曰吾何愛一知府忍置汝曹於死耶遂棄官歸全活甚衆邑人立其位於西寶嚴寺中祀之楊司徒曰曾子固言分寧人視一錢寧死無所捐公棄一知府易民命吾行天下罕矣

楊繼宗中丞知嘉興府七縣錢糧視他郡為浩繁糧長人役有多收斛面尖頭事發公嘆曰是弊自上始設無所規取下之人敢縱放如此哉于是先革管糧官吏之賂遺後治其罪故比時徵收石米但增三升而已頃年以來少亦四五斗多則倍而徵之不知其米何所歸也

梁公材綰藩篆時凡人民諒金輒令納戶自秤而親為監督主藏不得高下其手

陳以忠字貞甫無錫人以舉人令寶雞有聲旋補光州州稅故事入金

主藏者私其嬴羨上下緣手君更爲稅法易金以錢令稅戶手封錢進官以什卒多少主藏吏從衡無所用之則咄咄陰拱不能牟一錢民大稱便樂輸而州稅遂爲諸州最上課也

趙錦字□□餘姚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初登第授江陰令時歲大侵上官有以供需矯令譙讓公者公從容曰所需非土有民且殍又朘削之不忍也請就劾上官赧然

林騰蛟字士木福建永安人嘉靖丁未進士嘗爲御史時三殿燬欲新之財用大詘奉命督南直隸江西湖廣逋負所至悉心規畫徵賦幾完餘不完者奏免之疏曰是誠不能完非不完也若追求不已蓋如已焚之林已竭之澤田魚其間所獲甚微而有司張皇徒以傷民心矣上可其奏

唐繼祿字子廉上海人嘉靖癸丑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初爲遂安令有異政召拜監察御史出按湖廣楚中以里甲爲累歲里長一應卯百需償蹙之吏胥緣以爲奸利動至傾產繼祿爲覈縣官一歲所需若干第

歛金有差貯之官量入爲出令里長毋得復應卯因著爲畫一法楚人
至今便之
陳公鳳梧嘗巡撫應天蘇松等處歲糧甲於天下逋欠者多大家公下
令曰租五十石不納者各戶自解爭完報
蔣機字若衡豐城人嘉靖乙丑進士拜嘉定知縣長于吏事縣中案牘
塡積他人終日汲汲猶恐不逮而機剖斷明敏常有餘力乘洊饑之後
逋賦山積部院督趨之檄如蝟毛大府追攝者積至百有十人機以爲
天災流行民朝夕不自保苟完今歲額幸矣何能及累歲之負急之無
益惟有死與逃耳身詣臺府待罪終不發一檄言前歲事也徵科時各
區不過徵一二人而歲賦亦辦入爲御史卒
王一言以吳江令入爲南刑部主事而以歲賦不登額留攝令督之俾
登額而後去公嘆曰令不才天子以巖邑寄我撫慰其元元奈何揭瘡
痍而鞭撻之博此一官也上書自劾忤柄臣捐勒歸里
胡友信德清人以進士宰順德先是前令俞思誠貪虐邑中耗亂賦役

率奸人擘輸其取於民贏常什三而稍割以啗令於是率置不問正供之入往往投奸人橐中胥爲正比有賂即負千百不舉無即毫釐以聞常被笞故爭賂羣胥謂之月錢而正供反以爲緩盜賊公行桴鼓數鳴友信嚴涖之禁擘戶自主其計約以三限使民得以多寡自輸輸無贏造縣門歲不過三日民樂簡便輸之恐後

王文煒字□□東平州人嘉靖甲子舉人故大中丞汝孝次子也嘗令寧鄉直太原塞民貧賦棘復不有歲長吏相承用逋責對薄終歲不得奏績公念無可爲曰寧負下考不忍榜掠楞腹以傷邦本遺書冢嗣承祖鬻賣田產頗得千金持爲邑民代租兼請停徵一年邑民大感兩臺奏薦擢知忻州

章述浙江蘭谿人隆慶初任化州知州愷悌恤民兩臺以催科政拙停俸述嘆曰以箕斂之故虐民博譽雖死不爲民感其愛不踰月而盡輸之後因稽違憑限當調去州之士民莫不號泣保留院道爲之動容

節省

前言

方孝孺曰夫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孝昭即位賢良文學願罷鹽鐵均輸官桑弘羊爭難之寬襲其意而設爲問答之詞以盡其辨善乎其言也於乎爲天下者曷常患乎無財也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以道夫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民租者近半其時非有鹽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貫腐朽至不可較武帝之天下即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百出之斂未嘗免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又愈困乏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營繕以靡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齊泰華蓄貨擬江海不至於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也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緩急從而稍罷其害者故一變而彌元元之憤不然漢祚可復冀哉此書也其於道德功利之際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彭韶曰昔人論節財之法有謂在于革冗員去冗兵節冗費今之冗員誠不知幾也嘉靖四十年爲帑藏匱乏歲用益煩該本科建白已經議

革之矣然所爭者不過務司壩驛之流以上曾未有一議及之其爲省能幾何哉兹且不暇遠舉卽如錦衣衛恩廕之輩踵接肩摩各衙門帶銜之官日增月盛是雖賞勞酬功之典所不容無而冒濫之費則不可不爲之慮矣一澄而汰之或禁止之於後則所省不旣多乎民出食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比定制也况京師之衆皆取於漕糧又率數石而致一石其徵解撥運之苦不論也奈何其可以易視之查得戶部所開月糧之數共該支米二十四萬五千餘石及查營操總數則止於九萬焉其餘或係錦衣衛官校人等或係各衛所官吏勇士官攢人等或係各該匠役人等湊之乃合前數臣等訪得此項月糧弊孔甚多有以一人而每月包領數石者有以一吏而每月冒支數十石者考求其故則以兵馬之實數司農不得而知也錢糧之出數司馬不得而考也各司止據衛所開來之數卽以付之糧廳糧廳止憑各司所發之數卽以准其支給漫無稽考如此則以無爲有以逃作在之弊亦將何所不至哉夫以每月二十四萬餘之錢糧止養九萬營操有用之軍士而其不操

之軍無益之衆反從而兩倍之若是謂其一一皆充實用則臣等所不敢信矣伏乞敕下兵部及各衙門遵奉前旨將各項冒濫人役查革外仍要查核在京各該食糧人數某項若干某項若干造爲食糧總册用印鈐蓋一送戶部一送本科查考如遇支放之時各該衞所造册送司十三司須要類齊核實然後發之糧廳撥支其各該衞所官吏凡遇月終通將支過扣還之數齊赴本廳註銷如或參差不齊虛應故事者聽臣等該科參究則冒濫者亦庶有可懲矣

馬文升疏曰祖宗法古爲制官有定員俸有常數近年宗室位多武職太濫祿米俸糧所費甚繁而京儲府藏所餘無幾且在京各衙門額設大小官員將有八百餘員除僧道等官并冠帶醫役外中間實支俸給有皂隸者尚有五百九十一員每歲該支實米不下萬餘石而折絹又不止數萬兩若因大營建修造宮殿効勞頗多傳陞一級固不爲過其或止是織造或修整樂器或造鑾駕等項俱係職分之所當爲別無重大功勞一概傳陞官職歲支俸米占役皂隸冗員之濫未有甚於此時

者也此等之官蓋由各官內外衙門私其所屬豈惜國家財賦之耗皇
上亦豈知此等之人不當輕授其官所以啓公論之騰沸而致國體之
漸虧也伏望皇上將傳奉額外濫支俸給皂隸干礙國賦者除進藥有
効及書寫制勑外其餘通行裁革或止許冠帶榮身隨藝供事如更聖
恩優容照依成化年間事例量爲減支半俸更乞皇上今後不係修蓋
大宮殿有大功勞之人乞恩傳陞官職者勿循左右之請以省國家之
錢糧如此則人心旣慰而天變可消矣

李承勛曰量入以爲出是謂仁政量出以爲入是謂虐政旣不量入以
爲出又不量出以爲入雜然而收泛然而用是謂無政考成周之制以
四分制國用每歲用三存一以備凶荒故三十年之存則國有九年之
積漢之時則有計相唐之時則有判度支宋之時則有判三司皆所以
會有無而制國用也近年以來戶部雖有會計之虛名而無量入爲出
之實政臣愚以爲當因其名而舉其實通查一歲天下稅糧所入總凡
若干經國之費總用若干首兩京次各邊省直隸各府每歲所入所出

俱查其的數分為二目倣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於所入則會九卿堂上科道官各查凡百費用有約於昔而浮於今者必考昔之所以約者請而復之又考今之所以浮者請而約之至於裒多益寡之道撥此補彼又在臨時通變議處務使所出不踰於所入之數通將出入總數攢造黃册一本進呈以備御覽然時有盈虛事有因革每十歲一會而損益之此十年一會之大綱也若歲有豐凶事有多少每歲十二月戶部會奏各官通查某處災傷蠲免若干則以各處茶鹽商稅之所入者補足錢糧正額以備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漢□□所謂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經制一定取之有經用之有義而財恆足矣

胡世寧曰皇上以恭儉之德撫盈成之運內無遊幸之好射獵之娛外無水旱之災征伐之費安養休息今十五年是宜財貨充盈公私富足如周成康如漢文景可也夫何近日內帑空虛國計困乏邊儲多者無

二十年之積州縣貧者無十金之藏一議出兵便憂缺用甚者賤鬻散官已行古衰亂苟且之法矣不知有事之時更將何處且在祖宗朝同此土地同此稅糧歲常蠲免而又外討戎夷內營城闕財常有餘今則上無前數者之費下未嘗得免一年之租而已財用困竭如此何也唐陸贄有言用之盈虛在乎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推贄所言則在昔祖宗朝創業事多而財用盈者能節故也今日守成事少而財用缺者不能節故也今財賦所出比舊無增而內府供用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中外冗食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上下風俗之奢官員饋送之厚其所費財物又不知比舊加幾倍矣是皆內侵公府外剝民資而得之民若之何而不窮財若之何而不匱也此事羣臣屢言朝廷屢禁而不能止者內有沮法之人外無執法之吏故也誠以祖宗之付託爲重以邊務之困急爲憂念此軍士無財以養之則散念此小民盡財而取之則逃民逃軍散常切於懷凡事痛加抑損力爲撙節乞勑戶禮工三府通查內府各項供用之物比國初舊物加添若干凡此

無益於事者一皆裁革而又申論左右勳戚之家各守禮法各崇節儉各爲國惜財各爲己惜福至於官員饋送之厚訪實治罪而又公吏部黜陟之權以轉移於上士民奢僭之弊立法嚴禁而又選法司明正之士以執持於下則臣民内外節儉成風而國用自足民生自遂矣

□□□曰天之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是誠至論今日之財貨果在官乎昔者先帝臨御號稱積財如權奸劉瑾宸濠錢寧江彬張鋭之屬皆富敵于國今皆抄沒在官當時内府豈無掌管豈無文簿收記此乃今日財賦根源之地司國計者正當惟是之求當稽其出入而盡還之於太倉使宮闈不得占據貴戚内臣不得濫糴一疏不允再疏請之再疏不允三疏請之三疏不允則以身爲之去就繼之者又復如是則聖明之上豈有終不見從者哉足國裕民實在於此若以此等財貨皆入左右近侍宮闈貴戚之手不可必得而姑求之民則非今日聖明之治而亦非天下之所望於該部者也該部所議又有曰若是依擬停徵盡免作何區處可穀放支臣愚以爲區處之策惟力請内帑之銀是

也古之賢聖君臣所以足國裕民亦自有其道昔者漢文帝露臺惜百
金之費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復今年賜民田租明年賜民田租衛
文侯衣大布之衣始年有車五十乘季年有車三百乘今朝廷之上內
外官廕日有冗濫貴戚賞賜占據橫不可制司禮監之奏乞諸內臣之
濫設言者屢及之而不抑所以糜爛其財賦者不知其幾何此正司國
計者之憂乃于靡有孑遺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其道何也
張鹵曰古人治財卓有良法宋臣司馬光有言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
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此桑
弘羊之所以欺武帝也臣嘗誦其言以爲千古明白至論今日財用匱
周官法度無補今之治財雖桑弘羊孔僅劉晏陳京趙贊之徒亦不能
生今之財蓋國儲既虛民力亦竭今言理財者謂但在節財不在生財
夫謂在節財是矣但爲節財之議者皆開端而不竟其說指節財之事
者皆略大而獨苛于細且不經孟浪之談復比比而有如先帝丙辰中
詔求足財之道于時尙書吳鵬都御史鄢懋卿各以裁減舉人牌坊及

驛遞鋪陳船隻馬騾頭匹銀兩之議獻致後于舉人銀兩或許囑說入學童生以所得補所減之數而士習壞或為加增長夫水手以設處避原額之名而民病滋人所共知不暇細論至於遞驛諸差民既以血汗包賠姿役乃復遡年按限追徵其額設銀數減半還官臣向知高平時嘗追徵此等前件親見其顛連情狀雖極痛心酸鼻臨之竟坐視其蕩田廬鬻妻子而不能救茲若不預為申飭謂不有如鵬如懋卿之議復出臣亦不敢信也

張棟疏曰節省美名也皇上躬行儉德中外臣工夫誰不曰節省顧省所可省者斯足為民利省其所不可省者未必為民利而適足為民害此無庸枚舉為也即如條鞭一事其初議也未始不因地方之繁簡而定公費之盈縮也一歲所用取足於一歲所輸民未見其為病也有司者欲投時好博名高則取於原定之數而日請縮焉然不能縮於用也遂令所入無以支所出而包賠加派之弊滋矣是其未減之先有此事有此用而民以衆人之力供之衆供則易舉及其既減之後亦此事亦

此用而昔以衆人供之今以一人任之獨任則稱累彼爲之民者方羣然稱累於下而有司且自伐其功且嘵嘵於人曰我能爲民節省也我能仰體皇上儉德也吾誰欺欺民乎欺君乎故臣以爲節省之心不可無而節省之名不可有有節省之心則必能簡約以先人而減樂省騶奚第皆於民爲實利務節省之名則必將刻覈以繩下而公辭私受民不堪其包賠加派之苦矣則又何如因其舊而不必減使衆易供之爲愈也裁減本以利民亦足以害民不裁減則不見其利亦不見其害矣張文曰生財尤莫先於節用近年凡食之費積聚至今固非一日頃來尤甚供億愈難陛下合無勅吏部查凡官兵部查凡兵工部查凡匠禮部於光祿寺司禮監於內府各監局查理各項凡費又命下戶部約祖宗以來官兵吏匠及本部每歲賦入之數酌取其中以爲定制以十之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山陜各邊凶荒非常之事此外如土木齋醮遊賞宴樂貴戚近幸無名之賞不經之費悉從裁節不致妄用情由禮約費從事省期以數歲積蓄有餘物力稍紓自然富強矣否則雖以泥

沙爲粟瓦礫爲金而用之無節安得不乏古人有言國用盈虛在於節與不節不節雖盈必竭能節雖竭必盈此爲至論伏乞聖明留意等因奉聖旨這本所言經制國用重事戶部便會同各官從長議處逐一開具明白來說欽此欽遵臣等會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及六科十三道官查得京庫銀兩以歲入言之夏稅共該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間閘辦三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肆拾萬九百餘兩以歲用言之宣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綏三萬兩甘肅寧夏共六萬兩給散京衛官軍俸糧共三十三萬五千餘兩內府承造寶玩等項其數不得與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共計各項實該一百萬餘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節該本部題准俱送太倉收候以備邊方緊急之用不許別項支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餘萬少亦不下二百餘萬夫何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民拖欠或詔書蠲免入既虧於原額而歲用仍

過於常數姑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一萬餘兩大同年例外運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邊年例外運送過四十萬餘兩遼東預送過三十二萬四千餘兩蓋邊方緊急糧草缺乏鎮巡等官奏討之數欠征進京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又陝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紫荊居庸倒馬等處召買糧草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進送内府二萬六千五百餘兩迄今舉大婚禮等項支用一歲之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將及五百餘萬兩是舊例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虛財用何由而不竭哉臣等竊聞滄海不能實漏卮鄧林不能供野火其勢使然也今值海内虛耗之日百姓愁苦之時加以兵荒之相仍供億之浩繁不經之費日甚于前奢靡之習漸長于昔而欲變制以周倉卒之取豈不難哉

又曰自古人君莫不以勤儉興國奢靡壞政漢文帝躬衣弋綈集皂囊

爲帷惜中人之産罷露臺之費以致海內殷富是其明驗邇者皇上體念民窮財竭風俗僭侈特勅文武百官不得僭用玄黃紫三色及軍民下賤不得衣羅段紵絲三品以下暑月不得執扇用蓋中外聞之莫不歡欣稱頌以爲陛下躬行儉約其效必肇於此矣蓋人君一身萬化之本君能自行則不令而從君不能自行則雖令不從臣等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難憂國用匱乏之極守恭履儉崇尚節約一銀一錢之微皆爲小民之脂膏一衣一帛之細皆係庫藏之官物省無益之功罷不急之用仍乞勅司禮御用等監凡百上用輿馬服飾器用玩好屏去淫巧務從樸素使度數不增於前而法可垂於後再乞勅光祿寺查勘內外近侍官員日逐費用卓席酒肉等項但係濫費應該減革者奏請節省使天下臣民仰觀聖意所在翕然向化則儉約之風可興奢靡之俗可革而財利之用自足矣

又曰祖宗之朝財賦皆有定制費出亦有常經如天下歲辦京庫銀兩共一百四十九萬歲用則僅該九十餘萬兩漕運糧斛共三百七十萬

石歲支則僅該三百餘萬其他荳料草束絹布花絨與夫光祿寺廚料內府顏料等項大率類此卽是所謂以十分之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兵荒之用者也近年以來官兵吏匠冗食日增水旱災傷逋負日甚加以土木迭興齋醮繼作勳戚貴臣賞賚不貲宴席遊賞費出無算司兵柄者不計錢糧之費掌財賦者惟圖儲蓄之多姑以大者言之如內承運庫自來承造金册只用在庫金兩近年累稱不敷索取於外戶部節次買過金一萬四千八百餘兩本庫銀兩止備軍官折俸等項支用自弘治十五年到今戶部并太倉進過銀不下三四百萬兩錦衣衛官軍月糧成化五年一月止該支二萬六千九百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四萬五千餘石武驤右衛勇士月糧成化八年一月止該一千五百九十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五千餘石軍士冬衣布疋成化十三年止該一十九萬六千八百餘疋弘治十四年以後則支二十三萬餘疋內承運庫絹疋弘治十四年以前歲支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以後年分增至三十一萬餘疋又如光祿寺先年增派廚料

等項俱繫歲用近年累奏不敷借過太倉銀十萬餘兩先年各邊除原派料草之外歲該送銀四十八萬兩自弘治十三年山陝用兵及近日宣大二鎮虜寇爲患解過銀八百餘萬兩又如京營人馬舊無聽征而今有聽征止給草料之例近京關隘舊無防守而今有新設防守官軍之名調度愈繁則供餉愈急國用愈竭則上下愈困爲今之計若不急爲裁節年復一年噬臍何及合無戶部約祖宗以來歲賦之數查正統以前歲用之則酌爲中制永示遵守今後非成造上用物件及王府賫冊等不得用金非聖旦千秋等重事不得用銀管事人員悉遵舊制不得纖毫浪費及因而花消粧造佛像併指稱齋醮賞賜等項名色朦朧奏討該部每年仍扣算進送銀兩不過五十萬兩之數其在京官兵匠役但係傳陞收充等項各該衙門作急查奏曾奉旨裁革者悉從原旨存留者照例支與俸糧一半及今光祿寺供應悉從裁減務復祖宗之舊制敦淸儉之美俗至若軍旅重事雖兵部所司其間錢糧多係先行具奏然後開咨戶部知會撥辦事體實有未宜況國計盈縮事例應否

一時計處未必皆當今後凡調度人馬招募軍士等項係干錢糧者俱要會同戶部計議而行此外凡有冗費可節者聽戶部逐一查出奏請施行

高克正曰肅皇帝蒞政初錦衣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至十四萬餘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京師冗食視世宗未革以前不知增幾何矣孝宗皇帝與兵部尚書劉大夏議去冗食而大夏謂當自輦轂始管紅盔都尉因上視朝故紿撤侍衛將軍以激怒上而上果疏大夏以孝宗明聖猶然墮其術中百官無肯爲朝廷任事又何足怪或謂是不能驟去無救目前之急則嘉靖初政不嘗驟乎九邊年例起于嘉靖中以俺答桀驁之故今業已順義矣而軍興不損則何貴于款曰吾已得馬也則馬當益多養馬之費當益損而天下起解備用馬匹歲二萬而所司收買之費亦不貲皆不聞衰止何也合馬價之儲部等數百萬矣謂宜借以紓急而取償于市馬是亦一策也古有以興作濟荒者而今莫能行矣朝廷興一事用一錢貂璫家

于是胥吏家于是官之墨者家于是氓之黠者家于是而朝廷之所有獨虛名耳壽宮之役聞有兩夫竟日而不畢一甎功者諸如此類何限今幸將就緒宜且已之已之則節愼之所儲者猶可通融以紓急是亦一策也夫財之出一而用之什佰而不止主計者局縮而莫之計所出世謂無如藩祿矣愚則謂祖宗一體而分有是人食是祿國用至實而不虛者僅有是耳何言費哉惟內而三公九卿百執事皆苟安旦夕而鮮經久之圖計便身家而輕社稷之慮賢者不足以化不肖而其勢不能不與不肖者同浮沉如是而祿之是虛費也外而郡縣守令監臨之者大衆心胸約結卽有才猷末由宣展當時虜市持議者謂得息肩而講武武當益精詎意因而忘焉虜益習求我虛實每溢例以請不卽以戰脇我而我故曲狥之至掊尅兵糧以充矣有如萬分一渝盟而入何以禦之且用財犒軍猶周流我國而用財賂虜則一往而不復犒軍可以作士氣而賂虜秖以齎盜糧開門戶而納之輸要領以示之將士習于巽懦內外習于偷安如是而撫之是虛費也夫宇內無一非行財之

地臣民無一非用財之人而出于虚費者益多則國計安得不匱民生安得不困也嘉靖之季南倭北虜蹂躪我中夏無一日而不用兵然百姓豐樂者熙洽之象可寫今海恬烽熄而皇皇常若有亂離之憂而賦役不均有一日供應蕩千金之產者然猶家有蓋藏時溢而為豪奢今條鞭法行人無偏累而貧與富皆汲汲有朝不給夕之嘆譬之人元氣素疆而偶中于霜露之疾是可剛劑驅之而已至于起居食飲無恙而精神索然此常人之所謂無疾而秦越人之所望而走者也攷之弘治間總天下田土較國初失四百二十六萬有奇天下戶口較國初減七百一十六萬有奇萬曆年間雖稍有增益然有司多報虛數迎上意非能實復舊額也承平既久開墾日廣生聚日蕃宜倍浮于昔而反不至費用則又不啻十倍之不清其源而務廣其流然而不困天下有是理乎宋臣曾鞏謂天下之費有約于舊而浮于今者有約于今而浮于舊者其浮者必思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庶幾可以不困得永保治安不然愚未知其所稅駕也周

禮王府內府之職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及受貢獻以備賞賜此帑藏之在宮中官職之最私褻者然而爲冢宰之屬列太府下而司書之要貳司會之鉤考廢置誅賞皆得而及之與凡治藏之官不異如此而用安得不節財安得不聚也若以御府禁錢捐諸親倖之手省闥之中外人弗睹法制所不行校核所不逮其傷財害民豈細故哉誠以天下之財爲財以天下之人爲人安得有私財私人以示天下不廣倘損珠毀璧舉內帑而付之持衡司計之臣俾得鉤校其數而節縮其流不必加賦可以足用誠知近習之爲國計蠹防之如盜賊之如仇然後可以達吾惕然之心而財乃可治此劉大夏所不得于孝宗者也

曾鈎曰昔人謂天之生財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也問之於官則官庫匱矣問之於民則閭閻困矣推求其故或者制用者不得其經也夫所謂司國計者謂其能用其故而行之以酌盈濟虛之術也若握算執籌而僅僅於升斗出入之間富翁所以守財者耳昔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丁謂因之而書景德蘇軾因之而錄元祐皆以識時事之變易

稽財賦之登耗酌同異而施籌畫臣等願勑下戶部以歷年事例纂輯成書以每年之所常入與所常出較其大分所餘幾何于各衙門之凡有錢糧者皆准而輯之既知登耗之由須酌調停之法講求經常可守之規以局倉卒不虞之用而後可也只如諸營繕之不可已者先定其則於會估毋使冒破次程其度於興作毋使虛濫終稽其實於關支毋使侵耗則物力不屈而事功可勸有宜速不速可完未完者則巡視官參劾而重處之則亦不俟他求而財用自足矣

又曰光祿寺者職司大內膳羞者也梗糯米豆民運供之果品廚料則官解若焉原額會計諸色銀二十四萬壹千八百餘兩歲該於戶部關領錢鈔銀三萬兩嘉靖中年用至三十六萬兩矣後奮然一加查刷遂減至一十七萬改錢鈔銀爲一萬七千悉裁靡濫以故蓄積饒裕穆宗皇帝未登極時嘗食驢腸而甘之及即位偶以語左右左右請詔光祿常供上曰若爾則日殺一驢吾不忍也禁弗許當改元初即裁原額爲二十二萬是年以光祿餘銀二十萬借計部發邊賞而後稍稍取充內

庭用至于今上陸續傳討進宮銀一百一十萬蓋自萬曆二十年後歲費漸增至二十六七萬溢於額數而各省直自十八年至二十八年共欠雜糧廚料牲口等銀一十七萬有奇三十年徵解完者僅十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兩以天子玉食之需至日嚴催督而逋欠愈甚者則民困之明徵也且本寺自嘉靖四十五年季秋至萬曆十五年季冬二十餘年節省計部錢鈔銀約三十四萬有奇乃今寺貯空匱一時倉卒僅存二千八百兩有奇寺臣王守素惟天庖弗供是懼而計部亦且以告匱故不能通融接濟則寺臣良亦苦矣丸重之上抑未知歲辦之艱內監供御傳進無時多溢額外靡有紀極所謂節不經之費誠宜着實施行者若庖廚諸役夤緣影占空名糜餼之當革則會計錄言之詳矣

張居正曰自頃以來外築亭障繕邊塞以扞驕虜內有宮室營建之費國家歲用率數百萬天子旰食公卿心計常慮不能殫給焉于是徵發繁科急于救療而權使亦頗騖益賦以希意旨賦或溢于數矣故余以爲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

關市以厚商而利農嘗誦鹽鐵論觀漢元封後元之間海内困敝甚矣當時在位者皆扼擥言榷利而文學諸生乃風以力本節儉其言似迂然昭帝行之卒獲其效故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鶩厚入節濫費而不開利源不幸而至於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元也賈生有言生之者甚少靡之者甚多天下財力安得不詘今不務除其本而競之賈豎以益之不亦難乎

又曰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今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餘萬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贓人犯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頓少又兩次奉旨取用及湊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如此年復一

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埸意外之變何以給之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皇上宜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以漸復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惜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惟聖明留意

劉體乾曰宋臣蘇軾有言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由軾之言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在於徵斂之紛紛而革冗吏清冗費乃當今理財之第一義也嘗見原任禮部尚書霍韜之奏有曰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蓋已逾十萬矣此固韜之言也猶自成化五年以前者云爾也計至于今則歷年邊功之陞授勳貴之傳請不知其幾是武職又不止於八萬矣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蔭不知其幾是合文職又不止於十

萬矣臣以是推之成化五年之吏視洪武初年之吏爲冗今之吏視成化五年之吏爲尤冗也遠而擬之宋制止三萬四千餘員唐制止一萬八千餘員漢制止七千五百餘員與唐虞之建官爲百夏商之官倍用又奚啻倍蓰不但此也他如內官之收入者漸廣未有底極錦衣衛官校之奏備選充者漸多未有限制中書科等衙門之乞恩帶俸者漸濫未有區畫極之禮部之譯字生鴻臚寺之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廚役神樂觀之樂舞生內而各局監之勇士匠人幷寫字及以大工陞除者其閒狐媚猿攀途轍不一蠅營狗竊窠臼且多臣不能悉舉蓋已萬萬於祖宗時矣是皆張口待哺以仰給於朝廷者也且如勇士匠人至賤者也勇士每月則有月糧一石馬料豆九斗穀草三十束匠役每月則有月糧一石直米三斗五升所費固已不貲至於一官則有輿隸廩祿之數所費又不止此也其所以縻爛其財賦者豈少哉夫土地猶夫祖宗之土地也戶口猶夫祖宗之戶口也賦稅猶夫祖宗之賦稅也獨至於用度乃百倍之是其所入者少出者多譬之富室大家生財猶前而賓

客之資厮僕之費視前反侈則千金之産有不索然而罄者哉此其蠹
國耗財之源所宜痛懲而亟罷之者也不此之求乃于憔悴無聊之民
而屑屑取盈焉此愚之所未喻也宜卽勅下各該衙門除見今聽征官
員幷在營軍士不查外其餘內外大小衙門一應冒濫食糧及前項人
數逐一查議何人應存何人應革扣算定擬停當備造文册奏繳仍乞
明詔務從簡約庶見爲國節省之意此愚之所謂革冗吏者一也又光
祿寺卿高澄等題稱本寺所費錢糧自嘉靖元年至十五年積剩銀不
下七八十萬自嘉靖二十年以後本寺供應日增歲費銀兩又多拖欠
以致不足等情近又得本寺進御果品等項原無額定臨期止憑內官
小票數目交納及果品旣進小票隨出明日內官又復以昨日所進者
賣與本寺行戶以備上納愚固知聖明節儉之德終始如一而所以有
前後多寡之異者固內官滲漏乾沒於其間也蓋其經制之初槪有品
度而供應之際自難以稽察本寺諸臣不敢問其眞僞不敢辨其是非
然此但自光祿寺一處言之其他供應等衙門中間轉移侵盜尙有未

易悉數者愚嘗讀周禮見周公於凡王饔膳酒漿之物次舍喪服之用一一爲之度數而又於歲終太宰以九式節用蓋亦聖人防奸之微意也今宜倣成周之典勅下禮部將內外各該供應等衙門所用品物錢糧再三酌議如某衙門一日合用果品若干通計一年合用錢糧若干開具明白上請裁定着爲令典每遇年終仍選差科道一員逐一查盤奏繳以防冒破如此則豐約有定數取之者不得而妄取盈縮有定規供之者不得而妄供而糾察會計之事又得以行於其中則沉匿掩蔽之患自無所容而條藏之貨賄將沛然其有餘矣況今天下府州縣百姓資產蕩析邑里蕭條嗷嗷之情大非前日雖所在官司急於督併箠楚不勝之際固不可謂全無欲辦之心而死亡不贍之餘亦難保其必有可完之理卽使欠戶徵焉盡如諸臣之議而冗吏之聚而食之者如故冗費之侵而盜之者如故則亦無異乎世之所謂揚湯止沸者如薪不抽沸終不止揚之何益愚固知於耗虛匱乏之患無補也

往行

天順五年四月上召李賢謂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奈何且軍官俸一季關銀十四萬餘兩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一千餘員者上曰一年四季或以一二季支與布錢何如賢曰須與戶部議一日上召賢同吏戶兵尚書議此事上曰爾戶部奏來朝廷復命會議不然不惟歸怨朝廷亦歸怨爾數人也愼之賢因言在京官軍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卻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上曰此時惟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上頷之

劉司空璋在工部日費極浩繁舊不治藏出入由吏領之坐視國計潛耗公創議曰古者愛民必先節用財貨國脈民命所係乃疏請建庫曰用財宜節取民宜愼上嘉納之賜名節愼日計視籍月計視日歲計視月皆御史與其屬共理之自是貪鄙者無所容君子謂其理國如家度越前代

鄭司徒宗仁嘗爲光祿卿時權奸用事費出無經公據弘治初元供應例日省百金先帝偶幸光祿涼樓公承命進芽茶等物僚屬少之且虞

得罪公曰有罪在我或傳上且去笑爲節儉管家云
弘治間各邊有警守臣求增兵餉戶部奏稱錢糧不給上召劉尚書大夏諭曰永樂間頻年舉兵北征况大興營造費用無貲當時未聞告乏今百凡俱從減省何以反不足用昔人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安在哉大夏對曰祖宗時民出一文公家得一文之用今取諸民者數倍而實入官者僅二三上曰歸之何處大夏乞退奏上曰正欲與爾面論此事詰之至再倉卒不能對乃舉所知一事對曰臣往年在兩廣時曾通以省城中文武官俸給與某官一二人歲用計之猶不相當此亦侵民財之一端也蓋指鎭守內官上曰曾有人說今天下應該裁革此官熟思之自祖宗以來設置已久勢難遽革况中間如某某亦儘有益於地方莫若今後有缺必求如某者用不得其人則姑停止之
劉太僕逢愷嘗爲光祿寺丞光祿供上膳羞及宗廟百神之祀其錢穀出入由內監例不查刷蓋周禮百會之意也嘉靖末禱祀滋多費視舊增數倍內監乘急橫索即片紙取辦直累百金無敢須臾緩者而是時

公私俱匱多方括取不能繼一日先帝諭內閣問供應不足狀寺長二及其屬皆皇懼莫知所對公謂光祿積貯久空四方民力已竭吾輩不能先事言之死有餘責幸奉親問尚可默默耶夫耗財由于濫費而濫費由于無稽宜請自今每月查刷具報章以聞庶弊端見而節省可冀也諸公卽屬公具草疏入得諭旨更遣御史一人監之是月公適當坐門坐門者司斂散而勾稽之也諸公謂公旣始其議又親其事盡定章式以永守公乃擬其式以常供者開于前以奉旨辦者列于後日有計月有總一覽而可了然御史鄭公存仁與公意合遂具以報先帝嘗祀玄極殿不果而品物備列報中卽以問內監罪之由是冒索虛費之弊日衰息矣公初入署庫無扃鑰未給商尚數萬金自查刷後二年貯庫至十萬餘金其節省若此

世廟時以太倉缺乏上詔公卿會議理財節用之法吏部尚書吳公鵬建明欲裁省解京曆日十分之七大宗伯吳公山曰此朝廷正朔欲令小民家至戶曉卽費爲不奢況所費直毫毛之在馬體耳裁省之恐無

益其議遂寢已疏入閣臣擬上從中竟革解京曆日十分之七時尚書議中又有減鄉試坊牌銀之半一款吳公山曰此寒酸藉以發身者公不記歌鹿鳴時乎尚書不能對其議已徹上前矣是歲戊午舉人僅得坊牌銀四十兩似非盛世事也

嘉靖元年詔減歲供內府鹽課之數初弘治時內府供用庫藏歲派青白鹽十七萬五千斤正德以後太監吳海楊先等再請加課遞增至三十五萬一千八百四十四斤淮海之間蕭然繁費至是御史鄭光琬言陛下登極首詔選汰內府各監局員缺悉依祖宗故事今冗監既清供用無增課額宜悉罷減如弘治制以蘇民困

嘉靖二年詔御用監歲徵物料如弘治例先是工部議上弘治以前例坐浙江金箔二千貼河南水膠二千五百斤黑鉛五百斤山東椴木五百丈檀木二十根山西大甘鍋三千個廣東白圓籐五百斤陝西明羊角二百斤羊毛五百斤蘇州府白長節貓竹三百斤大名細錮絲三百斤碁紅土五百斤河間府瀛沙三千斤硝四百斤永平灤州榜紙三千

張盧甘石萬斤順天府青甘土五百斤水和炭二十萬斤工部石灰五萬斤易州山廠木柴炭各二十萬斤視正德十省八九矣而該監奏派復有花梨木花椒木等物係奉依裁省之數部臣覆申前議釐革上從之